

十二  
全  
銃  
鏢

白  
羽

卷十



白羽

十二金鏢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

---

---

# 二十金錢鏢

第十卷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---

著作人 白

羽

發行者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徐 稚 鶴

發行所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

分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

香港支店

皇后大道中

華南特約

國光新記書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售處

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第一版

錢鏢部四稿初部作

# 二十金鏢

· 白羽作 ·

— 第二卷目次 —

## 第四十六章

插草標假豹戲單臂  
拋大箭鏢客警伏椿

一

## 第四十七章

菸管輕揮迎頭驗敵方  
錢鏢七擲尋聲鬥強賊

一四

## 第四十八章

狹路相逢智囊問費  
短兵乍接飛盜爭鋒

二六

## 第四十九章

泥澤邊頭揚鏢逐伏寇  
紅燈影裏鳴鏑佈疑兵

三六

## 第五十章

林下撈魚空煩醫網  
關門捉豹浪擲金錢

四四

錢鏢四部稿  
初部作

# 十二金錢鏢 卷十

(修訂四版)

白羽作

## 第四十六章 插草標假豹戲單臂 拋火箭鏢客警伏椿

單臂朱大椿隻身詣店，與那瘦老人抗禮開談；幾個少年賊在旁邊走來走去，睥睨欲動。瘦老人不住施眼色，不教他們無禮。朱大椿傲然不顧，仍理前言：「今夜三更，我們一定踐約；不過我總得把敝友陪來，也請你老兄把飛豹子陪來。咱們也不用像赴鴻門宴似的，就只你我兩人和飛豹子，十二金錢他二位；在你這裏見面也可，在我們住的小店也可，另定地點也可。咱們做朋友的一定要請他二位會會面，才是江湖道的規矩。真個的，你老兄還不放心我們麼？」

瘦老人微微一笑道：「那倒無須乎。俞鏢頭既然到古堡去了，我們那里也倒有人款待，只是怕他們年青人禮貌不周。莫如還是我趕回去，親自和俞鏢頭攀談，倒是又省事，又盡禮。……」話沒有說完，忽由內間闖然走出一個面色微黑梢長大漢，當屋一站，側目旁睨，冷然說道：「當家的，咱們只是欽慕俞鏢頭的拳，劍，鏢，三絕技，倒不在乎誰先拜，誰答拜，那些虛禮。我看我們雙方索性邀齊了朋友，今晚在鬼門關見面就完了。朱鏢頭，你看好不好？」旁邊側立的幾個少年人也說：「是這話，今晚大家見面，以武會友，各露一手，倒乾脆。」

朱大椿見這些人似乎不願在白晝和俞劍平見面，他們當然有許多顧忌；遂徐徐冷笑道：「諸位還是不放心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有甚麼不放心？朱爺，我們不放心，躲在家裏好不好？不過朱爺既說到這裏，我們也有點小意見，要先提明。你說的明白，咱們純按江湖道，以武會友，却不要驚動官面。如果驚動官面，

我們哥幾個對不住，可是怯官；到那時弄出對不住朋友的事來，可別怨我們不光棍。」那瘦老人未容朱大椿還言，嗤的一聲說道：「夥計，你怎麼看不起人？俞鏢頭，朱鏢頭那肯幹那種事！」大漢道：「不是瞧不起人，現在集賢店就有兩個海州捕快。只要他們敢滋牙，哼哼，別人不說，只說我吧；我可翻臉不認人，先給他搽幾個蒼蠅。」那幾個少年應聲齊道：「著，那可莫怪我們無禮。」

朱大椿挺胸頭，臉含冷諷，把單臂一揮道：「朋友你失言了。我們自信還不致於那麼沒起色，你們放心赴約好了。不過你們也要明白，這乃是官欸；官家自己要辦案，我們也不能攔。我們難道說：那是我好的朋友，你們別管麼？這一點你要分清楚了；反正我們決不做無理的事，諸位只管打聽看。」

這個大漢曉曉的恐嚇，反倒招出朱大椿拉抽屜的話來；可是說得盡情盡禮，你不能說他不對。大漢一插言，引得那幾個少年也聲勢咄咄，跟着幫腔。朱大椿夷然高坐，不抗不卑，話來話擋，滴水不漏。敵人的面已覺出這位單臂鏢客，至少話碴上不大好鬥。瘦老人忽然站起來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今夜三更咱們再會。朱鏢頭，我也不留你了。」朱大椿道：「那麼，我就告辭了！」單臂作揖，向衆人一轉道：「諸位，今晚上也請到場。」在場諸人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瘦老人親身送客，朱大椿昂然舉步，暗暗留神，防備着敵人有何意外舉動。但這瘦老人滿面笑容，陪着往外走，一點較量的表示也沒有。那幾個少年也是笑逐顏開，隨後相送，不再說譏刺的話了。雖然如此，朱大椿依然很小心；直到店門口外，與瘦老人相對舉手作別，叮嚀了再會，於是各回各的店房。朱大椿走了幾步；手下伴行的趙子手湊過來，一聲不響，從朱大椿的小辮根上，摘下短短一根乾稻草來。說道：「朱鏢頭，你瞧！」竟不知在何時，被何人給插上的。不由氣得滿面通紅，回頭一望，罵道：「鬼見識！娘的，簡直是要小綽的伎倆！」

單人獨騎，與敵相會，朱大椿一句話也沒輸，回轉時，本甚高興；那知臨到末了，腦杓後教人攔上東西，弄了個「插標賣首」，自己還不知道！當時如果覺察出來，竟可以反唇相稽道：「姓朱的六斤半不值

錢，諸位何必費這大事！」也不摘下草來，只一搖頭，放下這一句話，便可以給敵人一個大難堪。現在事已過去，也無法找場了。恨恨的罵了幾句，把鏢行夥計留下兩個，暗中監視着敵人；自己急急的回店，吩咐夥計備馬。夥計才把牲口備好，那兩個夥計奔回來一個，急急的報道：「朱鏢頭，你剛走，那個瘦老頭和他的同伴就都騎上馬，奔西鎮口走下去了。」朱大椿道：「甚麼，快追！」立刻把馬拉到院中。那知還未等到轉身，那另一個夥計也如飛的奔回來，道：「你老別追了。他們在鎮外埋伏著人哩；我剛趕出去，就教他們擋回來了。」

朱大椿惱怒起來，所有鏢行同伴來了不少，却都奔古堡去了；這里就只贖下自己，這可怎麼好？夥計說道：「朱鏢頭，你老別着急，我看還是再派一個人，趕緊把俞鏢頭請回來。」朱大椿道：「這也好，誰去？」夥計道：「我去。」抖擻上馬，撲出店外，順大街一直奔東，急馳過去。不知怎的，走過橫街，一轉角，那馬猛然一驚，直立起來；鏢行夥計仰面朝天，摔倒地上。朱大椿一眼望見，急急奔過去；把夥計救起來。問他時，竟在拐角處，遇見一個漢子，潛伏在牆隅；抽冷子一揚手，這馬便驚了，那漢子却跑了。這自然又是敵人的詭計；倒不是怕給俞劍平送信，是不教鏢行跟綴他們。

朱大椿恚極，忙驗看那馬，馬身上似乎沒有甚麼暗傷。恨罵一聲，吩咐夥計另備一匹馬，把自己的兵刃也帶著；決計要親自去一趟，看看賊人對自己能使這種鬼招不能。一面又吩咐兩個靈透的夥計，仍設法到雙合店，看看賊人走淨了沒有。那個夥計答道：「我親眼見；他們一共是七匹馬，奔西鎮口走的；店中一定沒有留下人。」朱大椿搖頭道：「不能，你們還是睜亮了眼，仔細看看。」只這一耽擱，俞劍平，胡孟剛已得頭報，折回來了。朱大椿面含愧色，把賊人所弄的狡猾，一一對俞胡二人說出。俞胡又怒又笑；賊人這等惡作劇，徒見狡猾，未免無聊。胡孟剛道：「賊人專愛弄這種小見識。你可記得，他邀你到大縱湖，洪澤湖，寶應湖，三個地方會面，這也都是瞎搗鬼，沒人肯上當的。」

俞劍平忿然不語，就請朱大椿引路，率領衆人，撲到雙合店，搜查了一遍。賊人已去，店房中一點形

跡沒有。衆人出離店房，來到街上，俞劍平問朱大椿道：「賊人可是由這西口走的嗎？」朱大椿道：「正是。」俞劍平飛身上馬道：「趕！」胡孟剛，朱大椿道：「賊人走遠了，那如何趕得上？」俞劍平毅然道：「先搜一遍，搜不着就直奔古堡。我今天無論如何，也要跟這飛豹子找找真章。」仍請朱大椿留守，把帶來的十幾個鏢客，留一半在店內；自己單與胡孟剛馬上加鞭，豁刺刺的奔西鎮口而去。繞青紗帳一轉，果然不見賊蹤；下驗蹄跡，似奔古堡去了。便撈轉馬頭，重奔鬼門關；對胡孟剛說道：「咱們到鬼門關，看看地勢。今晚三更，不管賊人是不是仍弄狡猾，我們務須準時踐約，前往赴會。」

俞劍平決計要與賊硬拚，不管江湖道的規矩了。這正是胡孟剛求之不得的事，連聲說好，一齊催馬，才抹過一帶青紗帳，便見智囊姜羽冲；奎金牛金文穆一行，騎馬迎面而來。那投帖的四個少年葉良棟，時光庭，阮佩章，左夢雲，也相隨在後；禮物却沒有了。俞胡心中一動道：「難道說飛豹子把禮物都收下了不成？」忙迎上去，相隔稍近，姜羽冲滿面笑容道：「俞大哥，怎麼樣了？見着人家沒有？」胡孟剛也接着叫道：「姜五哥，怎麼樣？見了豹子沒有？」

雙方相會，一齊下馬。俞劍平沒等啓齒，只看姜羽冲，金文穆忍俊不禁的笑容，又看四個少年的神色，便已猜出結果來。向姜羽冲問道：「五哥，賊人準是避不見面吧？可是的，那禮物他們怎麼收的？」姜羽冲哈哈大笑道：「俞大哥，你真行！這個飛豹子實在可惡，他們果然是避不見面。我剛才和金三哥進堡看了看，正見他們小哥四個對着門大叫呢；隨你怎麼叫，他們只裝沒事人。他們哥四個挨門拍喊，也喊不出人來。我進堡的時候，他們四人正打算跳牆，又要硬砸門；是我告訴他們，不可無禮。……」胡孟剛一聽，越發生氣道：「難道堡裏沒人，他們全溜了不成？」

原來姜羽冲進堡之後，逐門尋看了一遍。破牆院，破門洞，有的門戶洞開，裏面闌然無人；有的關門上門。任憑推門呼喊，裏面只不出來人。遂把沒影兒招呼過來，問明東大院是賊人蟠據之所；便命人對着門，大聲吆喝了幾句話，把禮物拜帖，繫繩投進院內。然後親自對門叫道：「飛豹子老英雄，在下姜羽冲



，金文穆，特來募名投帖，登門求見。恨我弟兄無緣，見不着高賢。常言說，禮多人不怪，我們的寸心是盡到了。我們是爲飛豹子和十二金錢二位成名的英雄，和解了事來的。院中的朋友聽真，請你務必把話帶過去。我們現時住集賢店，飛豹子老英雄如肯賞臉，請光臨小店，或者我們再來也好。」對著門放出這些話；同時暗囑松江三傑夏建侯，夏靖侯，谷紹光，潛登堡牆，向院內觀望。院內空空洞洞，像沒有甚麼人，也像沒有甚麼防備，很不似盜窟。二十多層院落，只在東大 courtyard 隅一棵老槐樹下，瞥見一個赤膊的男子，躺在涼席上，好像納涼睡着了。任門外砸打喊叫，睡漢連身子也不欠，頭也不抬，睡得十分香甜。松江三傑圍堡牆走了半圈，也沒人出頭干涉；更樓空洞，並無一人。智囊姜羽冲，奎金牛金文穆，也在堡內繞了一圈，俯臉走路上的蹄迹仰觀堡牆上的更樓，看罷轉身欲出。沒影兒悄悄一指東大院的燈竿，姜羽冲點了點頭道：「咱們走吧。咱們是禮到了，話到了，靜看人家的了。」率領葉良棟，時光庭，阮佩章，左夢雲，出離古堡，邁過朽橋，一直走近青紗帳，方才止步，趙子手牽著馬，隨後跟了過來。不一刻，松江三傑繞從堡後回轉；跟着也把馬氏雙雄，和岳俊超，飛狐孟震洋，鐵布衫屠炳烈等，都邀到一處。

羣雄相聚，互問究竟。姜羽冲道：「這古堡是空城計，賊人的布置真够辣的！我當時只想到這古堡必非賊巢，還沒料到他們真個竟不出頭。：但是這里雖非賊巢，賊巢可也距此不遠，他們一定藏在近處。」低頭沉吟半晌道：「馬二哥，夏大哥，你們五位還得辛苦半天，把這四面卡住了。千萬留神附近來往的人，如果形跡可疑，務必釘住他。」說罷，就要邀着衆人，一齊回店。

這幾個少年壯士身當古堡之前，那肯空手而回？沒影兒頭一個氣不出；其次葉良棟，阮佩章，岳俊超，和飛狐孟震洋等，都紛紛的主張，要亮兵刃，硬闖進院去，搜查一遍。沒影兒魏廉，和飛狐孟震洋，屠炳烈等都說：「昨天還看見不少賊人，在古堡出沒，就算連夜通走了，也不會走淨。這古堡內差不多二百多間空房。內中保不定有賊潛伏。把狗種搜出來，棒打硬棒，看還追不出他們的真正巢穴來麼？」馬氏雙雄和岳俊超也說：「賊人舉動可惡，安心騙人。姜五爺還怕得罪他不成？」谷紹光道：「我們就依禮拜山

，他也不會還鏢銀的。」七言八語，竟攔阻不住了，人人擺出躍躍欲試的神氣。

姜羽沖看這光景，再不說明白自己的本意，大家更不願意了。這才向大家舉手道：「諸位老哥，別這麼嚷嚷，你聽我說，我決不是怕事。咱們究竟是良民，是鏢行，無故的強入民宅，到底不妥。」眾人譁然道：「這里明明摸出是賊窩子！」姜羽沖笑道：「衆位沉住了氣。——告訴衆位，我不是說不能搜；諸位哥們，咱們不會今天晚上來搜麼？把四面卡上，要是眞有人，還怕他跑得了麼？」馬氏雙雄，松江三傑都點頭稱是；幾個少年又說：「怕賊人等不到晚上，都溜淨了。」姜羽沖道：「所以我說，要請馬氏昆仲，和松江三友辛苦這半天，在四面梭巡著點，他們就不會溜了。……噲？」底下的話嚙住沒說；依他推想，古堡內外恐怕必有地道。他現在急要和俞劍平，胡孟剛商量，打算先圍著古堡，搜一搜外面；外面搜不著，今夜再會齊大衆，用武力硬搜古堡。還有一個計策，要調查古堡的原業主，從此根尋賊蹤。因恐賊人的耳目太靈，怕鏢行中有奸細，當時不欲明言；換轉話頭，對大家說道：「來吧，咱們還是到前邊樹林去談罷。當着胡俞二位，也好拿一個準主意。」這麼說，才把幾位少年勸住，齊奔樹林走來。

此時衆人銳氣正盛，也不顧掩飾形跡了；就成羣結伴，吵吵嚷嚷，往鬼門關樹林走。走出幾箭地，遇見黃元禮策馬奔來傳信；說是飛豹子遣人到店中，投書挑戰了。邀定今夜三更，在鬼門關相見，俞鏢頭已經得訊馳回，面見飛豹子，抵掌答話去了。——這一個驚人的警報，在場羣雄頓時譁然，人人震動道：「好大胆，好狂妄的飛豹子！他眞敢找上門來捋虎鬚，他就不怕王法，不怕官來抓他？走啊，快回去見識見識這位綠林道大人物！」紛紛擾擾，打聽飛豹子的年貌，氣度：「到底是怎樣一個人？多大歲數？是他一個人來的麼？使甚麼兵刃？」把黃元禮包圍起來亂問，黃元禮應接不暇的答復衆人：「我朱師叔見他去了，我沒見著他。」又問：「你沒見著他，怎麼知道是他？」又答道：「送信的說，飛豹子現在雙合店。」又問：「送信的是誰？」答道：「是個少年，姓邢。」衆人喧成一片，紛紛的搶着要騎馬，要奔回一看。只有督義姜羽沖，綽鬚微笑，半晌才說：「只怕又是飛豹子故弄狡獪吧？」

大家齊往回走，行至中途，果與俞胡相遇。果然俞胡二人空勞往返，也沒有見著真豹；店中投刺，依然是豹子弄詭。更想到第二層，這豹子邀定三更相會，在鬼門關鬥技賭鏢，也怕十成十靠不住，九成九愚弄人。羣雄七言八語，向俞劍平，姜羽沖進言；仍不信堡中一個人都沒有，定要給他個硬闖橫搜。有的又要立刻繞古堡，排搜四面；賊人不斷出沒，反正近處必有潛巢。東台武師歐聯奎扼腕說道：「這還猶豫甚麼？趕快搜啊；若不然，賊人溜了，我們又撲一回空。」液影兒，孟震洋更力證堡中定有祕窟，賊人才得藏匿不出。俞劍平聽了，轉臉來問馬氏雙雄，復又問武進老拳師蘇建明，和奎金牛金文穆；然後又和姜羽沖商計。俞胡的意思，是既已至此，也想親到古堡一看。

姜羽沖已經打好主意，對俞胡道：「堡裏實在是空城計，俞大哥不信，請問松江三傑。依我之見，咱們一面設卡子，一面晚上來。」終於商得俞胡諸老的同意，就請松江三傑，馬氏雙雄，和鏢師梁孚生，石如璋，金弓聶秉常，分三路設卡，截斷賊人的出入，以防奔逸；惟有東面，正對着苦水舖，可不設防。又請幾位少年壯士，結伴騎馬，往較遠的地方試淌；可是務必早些回來，不要去得太遠，不要耽誤過晚。如遇可疑的情形，更要速回送信，千萬別生事，別動手。笑着說道：「今夜也許跟賊人抓鬧起來，諸位來遲了，可趕不上看熱鬧了。」最後邀同餘衆，齊回苦水舖店房。奎金牛不悅道：「五哥，我們幾個人怎麼樣呢？難道就回店睡覺，靜等夜間上當麼？」姜羽沖嘆嗔笑了，俞劍平忙笑道：「金三爺別着急，你就靜看軍師爺的神機妙算吧。他一定有點道理，我說對不對，軍師？」姜羽沖道：「你們哥幾位老了，回店睡覺，是便宜你。告訴你吧，三哥，進了苦水舖，還有你的差事哩。」岳俊超插言道：「是不是要進鎮搜店？」姜羽沖笑而不言，只吩咐帶馬。

步行的人爲一撥，騎馬的爲一撥，分散開往回走。俞胡姜和少年武師岳俊超，阮佩章，李尙桐，左夢雲，三老四少稍稍落落；騎着馬就歸途之便，繞道把苦水舖周圍重巡了一圈，一無所得，便即回店。姜羽沖在路上把自己的主意，仔細對俞胡說了。二人點頭稱善。一入店房，便把鐵布衫屠炳烈找到面前，讓坐

祕談，囑託了幾句話。屠炳烈點頭會意道：「還是姜老前輩想得到，我這就去辦。」姜羽冲道：「不用忙，吃完晚飯，再去不遲。」又把李尚桐，阮佩章調到一邊，悄聲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我知道你們和于錦于賢弟，趙忠做趙賢弟認識。咱們議事時，一提到飛豹子三個字，大家都紛紛猜議，人人驚奇，不曉得他的出身來歷；你可見于趙二位嗎？驟一聽飛豹子，他二位全一楞神；分明目動色變，很是吃驚似的。跟着大家互相打聽，獨他二位屏坐屋隅，一聲不響，跟着就附耳低言；看那個神氣，他二位多半曉得飛豹子的底細。無奈我明着問，私地問，他二位總不肯說，臉上又很帶相；這一定有礙口的地方了。或者他竟跟飛豹子認識，有交情；怕說出來，得罪了朋友，也是有的。在下的意思，要煩二位繞著灣子，探一探于趙的口氣。咱們也不求別的，只要他二位肯說出飛豹子的真名實姓和出身來歷，就很够了；咱們再想法子，煩人討鏢，豈不兩全其美？你哥倆可以對他二位講明，咱們決不教他二位作難。……」

胡孟剛跳起來，說道：「嚇，還有這事！我說呢，怎麼姜五爺單找于趙打聽豹子，我就沒有看出來！」一對大眼瞪得圓彪彪的，轉向俞劍平說道：「莫怪咱們這裏一動一靜，賊人都先曉得了；莫怪馬氏雙雄總疑惑有洩底的，敢情真有這事！這不行，我得找錢正凱去。他打發他三師弟，五師弟來，是幫着我們尋鏢，還是幫着賊當奸細？」氣吁吁邁步要往外走，恨不得馬上詰責錢正凱；又要立刻把于錦，趙忠敏請來，當面問一個青紅皂白，水落石出，倒把李尚桐，阮佩章兩個少年鬧得茫然無措了。……

俞姜一齊攔阻道：「別嚷，別嚷！」俞劍平先過來按住他，與他挨肩坐了，低聲勸道：「胡二弟，你失言了！千萬別這麼想；他二位不是那樣人，他師兄錢正凱跟你我也不是一年半載的交情了。剛才這話不過是這麼猜想，究其實這裏面還怕有別情。……姜五哥，你過來，這邊坐。剛才聚議的時候，我也有一點疑心。于趙二位年紀輕，也許担不住事，臉上掛神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說不下去了；忙又道：「萬一錯疑了，教錢正凱錢賢弟曉得了，未免看咱們太對不住朋友，豈不是以小人度君子？……不至於，不至於，斷不會有這種事的。我看我們還是從別一方面想法子，不必擠落于趙兩位了。看擠炸了，弄得不歡而散，反

倒白得罪朋友，無濟於事。」

十二金錢劍平老於世故，練達人情；智囊姜羽沖雖然料事如神，說到對人，還得讓俞劍平。俞劍平越想越覺不得勁，忙又囑咐李尙桐，阮佩章道：「二位老弟，千萬把話存在心裏，不要露形；不要冒然的硬盤問于趙二位，那太傷面子了。他就是知情，不願意說，也是白問。姜五哥，你看怎麼樣，還是不問的好吧？」還有許多話要解說，姜羽沖低聲道：「胡二哥這麼性急，還沒等我說完，你就跳高！據我猜測，于趙二位當然不會給賊人當奸細的；可是他二位一定曉得飛豹子的來歷。現在一碗水往穩處端；于趙如果真認得飛豹子，恐怕他二位不久要告退抽身置身事外，兩面都不得罪。」俞劍平仰頭一想，回顧胡孟剛道：「這倒是人情。」姜羽沖道：「所以我方才打算，先煩李阮二位，私下探探于趙的口氣。能問出來，頂好；明著問不出來，：」一面對李阮道：「你二位就可以暗著設詞試探他倆。只要他們微萌退志，那就是知情不舉了，咱們就趕快給錢正凱去信，你瞧好不好呢，胡二哥？並且，照我的話來問，也決計得罪不了人他。」遂把編好的話對李尙桐，阮佩章細說了。俞胡聽罷，欣然點頭道：「這麼拿好話哄，再得罪不了人。智囊真是智囊！」齊向李阮舉手道：「就請二位老弟照這話，費心來一下吧。」李阮道：「好罷，我們這就找于錦去，姜老前輩的招實在高明。」姜羽沖笑道：「得了，別罵我了，我那裏行呢。」又道：「胡二哥，千萬別着急；現在一切亂線頭都已理清。我們既訪出飛豹子的綽號，又得知火雲莊子母神被武勝文與豹子有關連，這已經抓着切實把握了。就訪不出豹子的姓名來歷，我們也有下手的門徑了。咱們今晚三更，就到鬼門關，踐約會敵。會著了，立刻解決；會不著，一過三更，咱們就搜堡尋賊。在古堡搜得鏢銀，當然一舉成功。就是不見賊，又不見贓，那也沒甚麼，咱們再打圈排搜；仍然搜不出甚麼來，咱們還可立刻趕奔火雲莊，找武勝文。武勝文有家有業，反正飛不了他。這麼辦，不出三天，準有結果；胡二哥，你還急甚麼？總而言之，飛狐孟震洋這一回透來的消息太有用了；飛狐就是飛豹子的死對頭！」

胡孟剛高興起來，向姜羽沖深深一揖道：「軍師，你早點說，也省得我着急了。咱們這些人都去踐約

。「信陽岳俊超也抖擻精神道：「是這麼着，教我們俞大哥單人獨馬，上前搭話，咱們大家暗中保着。只要狗賊敢有非禮暗算。……」一拍箭匣道：「教他先吃我一火箭。」武進老拳師蘇建明道：「我們還是採分兵包抄的法子好，也和剛才探堡一樣，分成四路五路都行。踐約的，放卡子的，打接應的，留守的，應該把人分勻了。兵臨陣前，伺機而上，互相策應着；不管是鬥技得勝，還是踐約撲空，我們還可以轉搗賊巢。」朱大椿道：「對！不過，這總得請俞大哥和胡二哥打頭陣。剛才賊人是這麼點的，咱們準給他辦到。」

蘇建明手綽著白鬚，躍然說道：「那個自然，我和三個小徒就打二陣。咱們這些人有明的，有暗的；有露面的；有不露面的，他們出來人少，咱們人也少出來；他們出來人多，咱們人就全出來。他們當真只由飛豹子一個人出頭，咱們就只請俞賢弟單劍上場，一人不帶。那時候，咱們這些助拳的就藏起來，只在暗中監視着。你得防備他打敗了，做出不要臉的事來，再給你一溜；鏢也不還，人也不見，那時咱們可就抓瞎了。我說對不對，姜爺，該這麼辦不？」姜羽沖沉思未答，心中只揣摩今夜三更，賊人會不會真來踐約，如果真來，他是明着上場，還是暗着上場；一個人來，還是率大眾齊上。反覆猜思，見問信口答道：「那自然，總該分兵分路。」

俞劍平原被賊人撩撥得心中蘊怒，此時按納不住，對衆忿然說道：「這個飛豹子，到底也不知那裏鑽出來的，也不曉得他爲甚麼跟我過不去。你看他再三再四的耍手段，戲弄人，都是衝我一個人。可是我怎麼得罪了他，他們又始終不說出來。你說他是替別人找場吧，那決不會下這大苦心，耗這長的功夫，劫奪官帑，闖這大的禍。你說他跟我有私仇吧，我又認不得他。你說他是嫉妬，要跟我爭名吧，我又歇馬快一年了；他又東藏西躲，總不跟我出頭明鬥。簡直一句話，怪人，怪事，教人測不透！蘇老哥說的法子，布置周密當然很好。不過，小弟的意思，先不勞師動衆。只要這個飛豹子今夜真出頭踐約，我俞劍平老實不客氣，就要單人匹馬，只拿這一雙拳，一把劍，十二隻錢鏢，和他面對面答話：『到底我姓俞的跟你有甚

慶殺父冤仇，奪妻恥恨？你這麼作弄我，又連累到我的朋友，到底怎麼講！」胡二弟教他害得吃官司，闕成梁也教他氣走了。我們朱賢弟，他也給人家小辮上插草標；喬師傅也教他毀得渾身是傷。還有振通鏢局的趙子手和海州的驃夫，他都給擄走了！還有……咳，多極了！像這麼侮辱人，我到底問問他爲了甚麼？「你說要會我的拳劍鏢，你只賞臉，我奉陪呀，我決不含糊。你要爭名，我自甘退讓。你要報仇，我把我的首級摘下去，你只要說得出理由；咱們一刀一槍，你死我活明來明往。你爲甚麼把二十萬鏢割去，一躲一個半月，永遠不跟我見面？你還派人下戰書，濫充江湖道？你倒是跟我俞劍平一個人過不去，還是跟我們江南整個鏢行過不去？」只要飛豹子見了我，我一定問他一個青紅皂白！我請問他，東藏西躲，做這些張致，侮辱人，究竟怎麼說！」

俞劍平鬚眉直豎，氣忿填胸，斬釘截鐵，大發獅子吼。在座羣雄一個個側耳傾聽，想不到素日謙和的俞鏢頭，今天赫然大怒，猶似壯年威猛。末後又恨恨說道：「是的，今天晚上，我一定一個人去，我一個朋友幫手也不要。我只帶一把劍，十二隻錢鏢；教小徒左夢雲給我帶馬。我就這麼去最好！」鐵牌手胡孟剛本想跟俞劍平同去，見他如此盛怒，也不敢說話了。

智囊姜羽沖緩緩說道：「俞大哥！」俞劍平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姜羽沖滿面堆歡，藹然說道：「大哥，消消氣，大哥最有涵養，怎麼今天真急了？現放著我們大家，焉有放你一個人獨去的道理。大哥，你今年五十四歲了；咱們如果是二三十歲的年青小夥子，遇上了橫逆，抄傢伙就打；打敗了，就橫刀往頸頸上一抹，二句話都沒有。無奈現在，你我下頰上都長了毛毛了。」說得大眾哂然微笑。姜羽沖接着笑道：「咱們早沒有火性了，老了。咱們是找鏢，尋賊，鬥力還要鬥智，用武還要用計謀。飛豹子嘔咱們，咱們偏不上當；咱們不是一勇之夫，咱們犯不上蠻幹。咱們現有這些人，那能白閒着，讓大哥一個人犯險拚命去呢？咱們決不能上了賊人的圈套。大哥是智勇雙全的人，你先消消氣，慢慢的想一想。」

果然，俞劍平一聞此言，把怒氣遏制著，漸漸平息下去。沉了沉，笑了笑，站起身來，向衆人舉手道

：「這飛豹子其實可憐。諸位仁兄不要誤會；我請大家來，自然是求大家幫拳助陣的。不過這飛豹子太已發展，我只怕咱們去的人數多了，倒把他驚走。他也許安心避不見面，反說咱們恃衆逞強，不是以武會友，獻技賭鏢的道理。所以我才想一個人去，教他沒的撒賴。」

單臂朱大椿道：「不然，不然。飛豹子派人下來的帖，上面明明寫著，可以邀朋友到場。他那投帖的夥伴和那個冒牌豹子都會當面邀過我。同到鬼門關相見；由此可見，他那邊出頭的人數必不在少。人家已經大舉備戰，俞大哥你只一個人上場，固然可以臊他一下子，但是未免涉險失算。咱們還是照他的請帖行事；帖上說可以邀朋友，咱們就邀朋友，大夥齊上。只不驚動官面，就算對得起他。」蘇建明也笑道：「況且這又不比鴻門宴，單刀會。這乃是金沙灘，雙龍會；要的是邀衆比武，較雌雄，討鏢銀。咱們儘管多去人，到時看事做事；只要是單打獨鬥，不葦毆混戰，便是英雄。」衆人七言八語的勸說；俞劍平劍眉微皺，旋即陪笑道：「好好好，咱們就大家一塊去。」智囊姜羽沖把俞鏢頭的怒火化解下去之後，仍自凝眸深思。

轉瞬太陽西沉，外面湫道的少年鏢客陸續回來。據報只在西南角，碰見四五十個行人，情形有點可疑。緩了一程，眼見他們投入路旁小村；在路口釘了一回，沒見他們再出來。旋即打聽得村名，叫做趙家圩。已對放卡的人說了，請他們隨時注意西南這個小村，便折回來了；此外別無可疑。姜羽沖聽了，道了聲辛苦。挨到起更，便請岳俊超，孟震洋，藏伏在店房上面，瞭望賊人。跟着又派出幾個人，把這苦水舖前後內外，都安放下卡子；跟着又煩幾位好手，把松江三傑，馬氏雙雄等，替換回來用飯。其餘武師也都分配好了，或巡哨，或應敵，各守專責。一個個飽餐夜飯，整備兵刃，靜等二更一到，將近三更，便結伴隨十二金錢劍平，逕赴鬼門關踐約。

到暮色蒼茫，織布衫屠炳烈忽忽的從外面走來。在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沖面前，低聲報道：「古堡的原業主那里，晚生剛才已經託人打聽去了。原業主邱敬符，現時不在這里。這土堡荒廢已久，先前只有



邱家的幾戶窮本家居住。問及邱家的二房三房，都說這堡現時還空閒着，沒有出租，也沒有借給人住。因即告訴他，現在的確有人住着；邱家這幾位少爺竟瞠目不知；叫來管事的一問，管事的也矢口不認。晚生覺得這裏頭定有蹊蹺，我剛才又親自找那管家去，背着人把他威嚇了一陣；說是：『你別隱瞞了，你可知道：租住的人是在海州犯了案的一夥強盜麼？』這才吓出他的實話來。果然不出姜五爺所料，借房子的是由姓武的出名，說是爲了修理房，給他家雇的泥瓦匠木匠做『鍋伙』用，只借一兩個月。是私下裏借的；猜想情理，姓武的一定送給管事的賄賂了。」

姜羽沖目視俞胡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如何？」原來他從這古堡的原業主上，想出了下手根究賊蹤的辦法，暗暗的囑咐屠炳烈辦出結果來了。鐵牌手胡孟剛聞言大喜，立刻說道：「這借房的既然姓武，一定是子母神梭武勝文了！」十二金錢俞劍平點點頭，蘇建明不由笑道：「我們胡二哥真不愧料事如神，一猜就猜着了！」胡孟剛臉一紅道：「蘇大哥要不挖苦我，誰肯挖苦我。」轉臉對俞姜道：「咱們是不是再託屠爺，向武勝文那裏問一聲去？」屠炳烈未及開言，俞劍平搖頭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武勝文那裏，已被孟震洋孟賢弟給弄驚了。並且：」低聲道：「屠賢弟早已就近託人，暗中窺探下去了。」姜蘇二人齊道：「是的，真相已明，現在不必再探了；我們可以留着這一手，將來到火雲莊用，現在還是準時踐約！」

轉瞬間又到二更，距動身之時已經不遠。姜羽沖坐在屋中不動；胡孟剛穿一身短打，磨拳擦掌，出來進走好幾趟。這些少年武師也老早的結束停當，把兵刃合在手內。俞劍平到了這時，方徐徐的站起來，脫長衫，換短裝，把一口利劍插在背後，將一串金錢鏢放入衣底，老拳師蘇建明吩咐三個愛徒：「你們到街上巡巡。」囑罷，也裝束起來，將一把短刀拿在手中；笑對姜羽沖說道：「五爺，我這把刀足有六七年沒真動了。」

此時松江三傑，馬氏雙雄，和梁孚生，石如璋，聶秉常三位鏢客，已經換班用飯，飯後又撲出去了；仍然分三面，把古堡看住。至於店房以內，也早經俞劍平，姜羽沖等人，帶同海州捕快，知會店家，先查

店簿，次即挨號盤查客人；店內是一無可疑，上房門首掛着鏢局的字號燈，屋頂上埋伏着岳俊超，孟廣洪；院心也有好幾位鏢客，坐在石凳上納涼吃茶，同時暗防着賊人的窺探。集賢棧由店內以及店外，戒備森嚴，惟有店門仍然大開。那九股煙喬茂喝足了茶，在屋內坐不住，溜到店院石凳前；看見幾位鏢師正在低頭閒談，便湊過來，對阮佩章，歐聯奎說道：「我說：這功夫可有甚麼人來淌線沒有？」歐聯奎不答，阮佩章只得答道：「沒有。」九股煙一抬頭，又看見對面房上埋伏的岳俊超，就仰著臉問道：「岳師傅，外頭派兀子裏，有動靜沒有？」岳俊超不答，也不露頭。九股煙不肯歇心，復又抬頭叫問孟廣洪；孟廣洪藏在屋脊後，也不肯置答。阮佩章忍不住站起來，把他扯了一把道：「喬師傅坐下喝茶吧，別問他們二位了。」九股煙道：「這怕甚麼，誰不知道他們倆伏在房上？」口頭這麼說，可是他也不再問了；忽又轉過來詰問歐聯奎等人道：「你們幾位還喝茶麼？該預備預備了。」左夢雲道：「不是三更赴約麼？」九股煙喬師傅拿出老前輩的身分，說道：「剛才你師傅跟軍師爺姜羽沖不是說過了，要早走半個更次呢。小夥子，你別不慌不忙的；你瞧瞧屋裏，他們都拾奪起來了，他們幾位老將馬上就要走。」……

正在嘮叨瞎扯，猛聽店外昏黑的街道上，有一個粗野的噪音厲聲大喝道：「呔，瞎！姓俞的！還不給我走出來麼！姓俞的該露面了，還等着催請麼？」九股煙吃了一驚，急急的一回頭；石凳上列坐的阮佩章，歐聯奎，左夢雲，李尚桐等也霍的竄起來。外面又大喊：「姓俞的，十二金錢，我說的是你！別裝裝呀，再不出來，：咳，還用我進去掏麼？」

九股煙喬茂啞了一聲，撥頭就往房裏跑；驚驚惶惶，連聲呼喊道：「俞鏢頭，俞鏢頭，點子來了！」

## 第四十七章 菸管輕揮迎頭，驗敵力 錢鏢七擲尋聲鬥強賊

店外這幾聲吶喊，夜靜聲高，內外聽得真真切切；又不僅院中人，屋中人都聽見了。十二金錢俞劍平，鐵牌手胡孟剛，老拳師蘇建明，奎金牛金文穆，智囊姜羽沖，以及所有的武師，頓時悚然側耳，互問

道：「你聽聽，是點子叫陣吧？」

外面喊聲又起。蘇建明道：「咦，真是點子，真找來了？」金文穆道：「別亂，細聽一聽，是在地上喊，還是在房上喊？」唔，是在地上，店門口外。……」衆鏢師一齊大怒，鐵牌手距門最近，罵道：「欺負上脖頸子來了！」一挑簾，頭一個竄下台階，和剛奔進來的九股煙幾乎碰了個頭對頭。姜羽冲一把沒抓住，忙跟蹤追出，急急攔阻道：「別亂，別亂！」回顧衆人道：「不要都出去，先派一個人出去看看。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目閃威稜，鬚目皆張，將猿臂一伸，倏然分開衆人，叫道：「諸位別忙，等我去看！」大家早已紛紛往屋外搶。只有幾位老成持重的老鏢師，猝逢意外，毫不擾動；蘇建明，金文穆，姜羽冲，各攔住幾個人。但已來不及了；早有三條人影，從院中如飛的奔赴店門以外，九股煙喬茂踵隨着撲到店門過道前，急又翻回店院心，擠在人叢中，亂叫道：「晚了不是，教人家堵上門罵來了！」忙亂中也沒人理他。姜羽冲急急發令，請俞劍平，胡孟剛，暫勿露面，只派兩個少年壯士出去答話；把所有的人分布開。就在這一剎那頃，猛聽外面一聲慘號，似有一人受傷倒地。俞劍平吃了一驚，九股煙大嚷道：「姜五爺。咱們人教飛豹子毀了！」一聲未了，半空中砰的一響，倏然飛起一溜火光，由店房屋頂，直射到店門街上。同時岳俊超大叫：「俞大哥快出來！」藍色的火焰像一條火蛇似的，一霎時衝破黑影；前面幾個人恍忽看見店門外面三個人影，打倒了一個人影。

俞劍平，胡孟剛，一個仗利劍，一個掄鐵牌，大踏步從人叢中闖出來。且走，且說道：「是那位朋友找姓俞的？姓俞的在這裏呢。」……那店外三條人影答了話，有的叫師傅，有的叫俞鏢頭，道：「就是這小子一個人！」原來挨打的反是敵人，打人的乃是自己人。胡孟剛急嚷道：「不管幾個人，別叫他走了。」三個人影答道：「跑不了，捉住了。」智囊姜羽冲和朱大椿，黃元禮叔姪，不慌不忙，每人帶着兵刃，提着燈籠，追了出來。

就燈光一照看，俞胡二人不勝詫然；歐聯奎和阮佩章，左夢雲，共捉着一個粗黑猛壯的麻面大漢。這

漢子肩頭上被阮佩章打了一石子，打得他倒在地上，哎喲哎喲直叫；兩隻胳膊被李左二人提起來，往上一拖。姜羽冲拿燈往他臉上一照，這漢子已吓得面無人色，叫起饒命來了。歐聯奎大怒，拍的一個耳光，搵在麻漢子臉面，喝道：「你這小子好大胆，快說實話，你們頭兒呢？」

歐阮左三人還以為這個漢子是豹子的羽黨；俞劍平，姜羽冲却有點看破神情不對。這漢子外表粗魯，體格也強壯，可是身上穿的非常襤褸，赤着腳，穿一雙破草鞋，分明像個負苦力的笨漢；一點不帶江湖氣，更沒有悍賊的鼻強態度。尤其洩氣的是，連挨了兩個耳光，竟失聲號叫起來，沒口叫：「大爺饒命！不是我敢叫，是胡二爺花錢雇我來要帳的。」

俞劍平攔住歐聯奎，此時衆武師齊集在店門。姜羽冲吩咐衆人留神四面；然後教把這個麻面漢子拖到院裏來，嚴詞訊問了幾句。這漢子說是：今兒白天，被一位名叫胡孟剛胡二爺的人，出了三吊錢雇的他；教他一套話，叫他挨到二更以後，務必到集賢棧，安順店，福利店，挨家堵着門大嚷。他道：「胡二爺告訴我，姓俞的欠他的債，藏在店裏不肯出來；不知道準在那家店裏，也不知道準住那一號房內。對我說，你只要把他誘出來，我再給你五吊錢。小的本不敢胡叫，怕罵出禍來。那位胡二爺又說，不要緊；三家店房，你只堵門口一罵，姓俞的準出來；我自然迎上去，找他要帳，他就沒功夫找你了。小的一想有理；又問他：三家店房從那一家喊起？他說從集賢棧叫起，姓俞的多半住在集賢棧呢。小的又釘問他，罵出人來，他可準接着？他說那一定，我一定跟着你。小的一時貪圖他這幾吊錢，同他來到這里。他教我胡罵，小的我可沒敢聽他的，我可不敢罵街。誰想我才喊了兩嗓子，就挨了這位一石頭，把肩膀打壞了，不能挑担子了。小的太冤枉了！」又道：「小的本想小聲喊，糊弄他幾吊錢到手，就完了。敢情不行，他真在後面跟着我呢，逼著我大聲喊。……」

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冲一聽到此，急忙問道：「那人現在那裏？」忙引這漢子，重奔到店外，有幾個少年壯士更心急，如飛的分兩面沿街搜下去。更有的竄上房，往各處觀看。但是苦水舖這條街上並沒有

可疑的人；時逾二更，街上行人稀少，更可一目瞭然。胡孟剛道：「別淨聽這小子一面之詞，他也許是飛豹子最下等的走狗，等我審審他。」姜羽冲，金文穆道：「不用，我有法子。」先問這漢子：「你說你是本街苦力的，你到底叫甚麼名字，是幹甚麼的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的叫陸六，是本街賣豆漿的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好！」忙喊來店家，（店夥已知案情，早吓得躲開。）店夥們果然認得陸六。胡孟剛忿然頓足道：「混賬，混賬！這個飛豹子是甚麼人物，專好弄這乖巧！娘的，可恨極了！」俞劍平道：「快再搜搜看吧。」急率衆分兩路重搜下去。直搜到街口盡頭處，只遇見自己派出去的放卡巡風之人，不見賊蹤。正要會衆撲出鎮外，猛然聽半空中砰的一聲，有一溜黃光，由鎮外射到街裏；就在同時，由打集賢棧店房上也竄起一溜藍焰，掠空直射到鎮外，藍光灼灼，恍似流星。在半中砰砰連發出幾聲炸音。房頂上潛伏的信陽岳俊超，厲聲大喝道：「俞大哥快上，點子來了！」

衆鏢客一疊聲的傳呼，把十二金錢俞劍平喚住。俞劍平循聲仰面，眼光直追到鎮外。火光墜落處恰在西北邊隅；偏偏西北有一帶濃影遮住視線，不能完全辨清。於是一退步，眼注鄰街房舍，把背後劍一按，脚尖墊步，嗖的一竄，登上房脊；到此時也就顧忌不了許多。岳俊超，孟廣洪已從房上，雙雙奔尋過來。俞劍平低聲微噓，向岳孟招手道：「點子在那裏？」口說時閃目四尋；野外荒郊，西北邊隅倒不見動靜，正西面却有七八盞紅燈，忽上忽下的游動。岳俊超站在俞劍平身旁，胡孟剛也跟蹤跳上房來；幾個人凝眸尋望。俞劍平左手按著岳俊超的肩膀。右手一指紅燈閃映處，道：「是那邊麼？」岳俊超道：「剛才從西北這邊，射出來一枝平常的火箭，是我還他一枝蛇焰箭。這七八盞紅燈是剛剛驀然出現的。俞大哥你看，燈不是直動盪？你看，這不是正往鎮這邊走動麼？你再聽聽，這不是馬蹄聲麼？」果然這七八盞燈如火蛇似的，走得很快，正撲向這邊來；馬蹄奔馳之聲同時大作。

鉄牌手胡孟剛手揮雙鉄牌道：「對！準沒錯，一定是點子來了快，快迎上去！」頭一個聳身竄下平地。俞劍平道：「等一等！」手攏目光，仔細端詳道：「我們看看這幾盞紅燈，是從那邊來，往那邊去？是

不是從他們嗓子窸出來，要奔鬼門關？要是奔鬼門關，我們不必迎上去；莫如逕奔約會的地方，和他打對頭倒好。」又回頭道：「姜五爺那里去了？你們那一位把他請來。」姜羽冲正伴同金文穆，撲奔另一鎮口去了；也望見火箭，奔尋過來，正要在街上，用暗語呼叫俞劍平。俞門二弟子左夢雲迎上去，把姜羽冲邀到。於是俞姜并肩登高，諦視這紅燈游走的線路，看罷，猜知至少也有十幾個騎馬的人，打着紅紙燈籠，沿竹叢，青紗帳，荒林，抹着鬼門關左側，似奔苦水舖而來。

俞劍平，姜羽冲，胡孟剛，把所有武師集合到一處；立刻分兵二路，由東西二鎮口，分迎上去。單臂朱大椿不肯留守，率師侄黃元禮，定要隨衆踐約赴會。姜羽冲只可轉煩老拳師蘇建明，率三個高足，留守苦水舖店房。蘇建明也不肯留，大聲嚷道：「一個客店，要人留守做什麼？」姜羽冲皺着眉，捉着老頭兒的手說道：「蘇老前輩，沒法子，這兩個海州捕快，帶了去不便，沒的教點子挑眼；把他留在店裏，又真怕生出意外來，必得留人保著他！」俞劍平道：「這不能不防。」深深一揖道：「蘇老哥，勉爲其難吧。」單臂朱大椿道：「蘇老哥，總得替小弟保全這信約，不教我栽在敵人眼前才好。」蘇老拳師搖頭不悅，把刀交給徒弟，道：「走吧，咱們爺四個看攤去吧。」很不痛快的走回店去，此外還留下幾個別人。

當下俞胡姜等一行，和朱大椿，金文穆等一行，分兩撥，走兩路，忽拉的撲出鎮外。人多勢衆，或騎或步，走起來，力求機密無聲；只是步行的展開夜行術，騎馬的終免不了蹄聲得得。

俞劍平這路才繞出鎮口，一直趨鬼門關；忽聽正西面紅燈隱現處，胡哨聲吱吱的又響起，跟着火箭也掠空飛起。胡孟剛急叫道：「不對不對；俞大哥你聽，正西面一定是點子，和咱們放哨的招呼起來了！」果然一片濃影，數聲胡哨聲中，突然夾雜着幾個人的高呼，恍忽又似聽見刀兵亂響，鐵布衫屠炳烈道：「俞老鏢頭，這麼走，也可以趕鬼門關，咱們繞過去看看吧。」屠炳烈這人最楞，不等回答，招呼了一聲：「孟賢弟！」掄鞭把他那匹馬一拍，（從家裏牽出兩匹馬，他和孟震洋各騎一匹，）豁刺刺的逐聲奔了過去。俞劍平忙叫道：「屠賢弟，孟賢弟，我的馬快，我在前面走吧。」只得也馬上加鞭，跟蹤而上；

這一撥踐約的鏢客，都是騎馬的。

鉄布衫屠炳烈和孟震洋，歐聯奎，爭先而上，抹過青紗帳，一意尋找那紅燈，火箭，以及胡哨的起處。月暗星黑，風搖影動，一片片的濃影夾路掩錯，不外是叢竹林木，蘆葦高粱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實存戒心，策馬在後緊趕，忍不住又叫道：「還是我在前頭走吧。」却是一片馬蹄聲，聽不見低呼，只得放聲大叫：「喂喂喂，前邊的慢走！」……

不意，就在前面的馬通行青紗帳，才一轉角時，驟然聽一聲大喊，當先開路的頭一匹馬，突然人立起來。第二匹馬收不住韁，撲了過去，似往旁邊一帶，沒有帶開，後馬頭與前馬尾相觸；後邊的馬忽一低昂，倏往斜刺裏奔竄過去，咕登一聲大響。頭一個騎馬的鉄布衫屠炳烈，趁着馬才驚竄，急急的甩鐙離鞍，靈力的一躍，躍到路旁，居然沒挨摔；脚才一沾地，又急急連躍，閃開了馬道，避開了鉄蹄的踐踏。那第二匹馬反到驚竄，馬頭一擺，驟往前一栽，猛往旁一跳；馬上的騎客突然失勢亂晃，從高鞍上甩下來；正是身輕如葉，騎術甚疏的飛狐孟震洋。咕登的落地，身沾塵埃；却虧他一滾身，霍地「鯉魚打挺」跳起來。那馬前蹄打失，竟連栽了幾栽，驚逸到前邊去了。屠炳烈上前持韁，這馬四蹄亂踏，竟又橫逸到田邊；把田禾踏倒一大片，仍被它脫韁跑去。

俞劍平，胡孟剛急放馬過來，勒韁忙問：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」鉄布衫是竄下馬來的。孟震洋是摔下馬來的；但後面的人多半看不清，只見得前頭兩個人同時墜騎，必有緣故，一疊聲呼問着奔來。孟震洋，屠炳烈羞愧難堪，大叫道：「這裏有埋伏！併肩子留神快搜搜！」倏地旋身，齊把兵刃亮出來；不管有無暗算，竟往黑影搜進去。岳俊超拍馬過來，忙抽取一枝火箭，砰的一響，發出一溜藍焰，照得一瞬間前路通明，纖悉畢現。這一道藍火苗過處，頓時引動別個鏢客；原已帶着孔明燈，六七個人忙將燈版拉開，上上下下照起來。

俞劍平掌劍側目，只一瞥，看見土路轉角處，被人刨起一個大坑，用浮草蓋住；旁邊有一塊大石，正

當道放着，馬躲大石，便要墜坑，胡孟剛嚷道：「混帳，混帳，又是狗賊們幹的！屠師傅，孟師傅掉在坑裏了吧？」孟震洋回頭喊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不是這坑的事，我的馬中了暗箭了！是這邊，你們快來！」厲聲道：「豹子好朋友，快給我走出來！施暗箭，算甚麼人物？」空嚷了幾聲，曠野外沒有應聲。衆鏢客一齊奔過來，紛紛下馬拔刀，漫散開大搜起來；六七盞孔明燈前後亂照。智囊姜羽冲遠遠的望見變故，策馬奔過來，頓時想出一策。把空馬每兩三匹驅到一處，人在後，馬在前，先往青紗帳淌進去。俞劍平和胡孟剛縱步急追，把孟屠二人喚住道：「賢弟先別追，教別人搜搜去。你先驗驗道，再驗驗馬的傷。我看這馬多一半是踏上機關了。」把兩匹逸馬尋回，提孔明燈照看；屠炳烈的馬倒沒有傷，孟震洋的馬肚皮下釘著小小一枝弩箭。孟震洋猜錯，並非是伏路的賊人的暗箭，竟是埋在地上的伏弩。忙把大石頭和陷坑搜看了一遍，果在坑邊左側，掘出兩張臥弩來。孟震洋越發抱愧，初出茅廬，到底不及有閱歷的前輩英雄。

胡孟剛登著攔路的大石，往四面張望。俞劍平上了馬，登著馬鐙，往遠處眺望；姜羽冲督衆搜尋青紗帳。岳俊超要過來一盞孔明燈，也立在馬背上，照了又看，看了又照。好半晌，向俞劍平招手道：「俞大哥，你快過來，看看這幾顆樹吧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不錯，我也正在這裏琢磨呢，咱們就過去搜搜看。」把自己的暗器掏出來，是三枚青錢；先將一枚青錢捏在二指中指之間，與胡孟剛，岳俊超，撲奔這田間的幾行大樹而來。孟震洋，屠炳烈自然也跟了過來。

距樹十數丈，衆人止步；俞劍平一捻手中錢鏢，道：「太遠，又是逆風，只怕錢鏢打不着。咱們再往前走幾步。」岳俊超道：「大哥，看我先發一枝箭吧。」箭用機括，力可及遠；俞劍平腕力雖強，到底錢鏢，蝗石，不如弓弩。胡孟剛接過孔明燈來，對這幾棵樹枝葉茂密處，把燈光晃來晃去。岳俊超拿出箭匣，把一尺二寸五分長，特造的藍光蛇焰短箭，取出兩枝。扣上弦道：「胡二哥，你給我照照，由左數第四棵樹樹葉子和樹身子。俞大哥，剛才我恍惚似看見一條黑影，從樹頂爬下樹身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我也恍惚瞥見了一眼。」胡孟剛，屠炳烈都說：「沒有留神。」孟震洋不言語，悄悄的把自己的暗器也掏出來。格



登的一響，火箭還沒放，只虛曳了一下。——不防猛然間，樹那邊，撲登的大響了一聲。衆鏢客齊聲道：「著！有的！」那幾棵高樹，以左邊的四棵最爲高大。就在衆鏢客躡足齊觀，欲看火箭發出來的動靜的時候，還沒等着動手，由樹上黑忽忽先後垂下來兩團黑影。「哦，賊，賊！在這裏啦！」立刻碎的一溜藍焰，放過第一條影，直奔這第二黑影射去。老英雄十二金錢俞三勝唇吻微微一動，哂然笑道：「可算見著他們了。」一墊步，嗖嗖，奔竄過去，口中呼喊道：「朋友留步！岳賢弟不要無禮！」如飛的掠過去。但是岳俊超早將火箭發出手來；嗤的一聲響，蓬的一聲爆炸；眼見得火箭打中第二條黑影。黑影與火箭立即相隨着墜落下來；咕登的著地不動彈了。

俞劍平猛省道：「不對！」急忙一縱身，够上了步位，把手一揚，眼望大樹叫道：「樹上的朋友請下來！」說話時岳俊超倏又扣上第二枝火箭，對着第四棵大樹一比。俞劍平急忙攔阻道：「快不要發火箭，看誤傷了好朋友。朋友請走下來談談！」挺立凝眸，拈定一枚青錢。

衆鏢客俱都看見火箭射中黑影。但這第二條影帶箭墜地，竟不再竄起。叢草掩蔽着，有的鏢客疑心也許敵人中箭身死，也許帶傷爬走了。幾個人連聲吆喝道：「截住他，別放走了！」揮兵刃奔大樹撲來。俞劍平道：「諸位別過來，樹上還有人呢。」姜羽冲也應聲吆喝道：「樹上掉下來的不是人，是替身。留神這邊呀，土堆後頭！」一語未了，陡然一聲斷喝道：「你說的對！」從青紗帳土堆後閃出一個人影，蹶蹶的一聲，一枝弩箭直對姜羽冲射來。衆鏢客一齊驚喊道：「姜師傅，留神暗箭！」姜羽冲早已防到，一伏腰閃開。趁弩箭過處，衆鏢客照那發箭的所在一抖手，暗器齊發。放箭的人却一縮身，又隱入土堆後，閃到青紗帳裏面去了；跟着寂寂的一陣響，似乎要溜走，衆鏢客一齊大喝道：「追——」

却不知道這土堆後的人影，正爲策應同伴，方才出現；他正要衆鏢客追趕自己。那大樹上，果然有一個人影出現。趁這機會，似要分枝拂葉而下，並不猛往下竄，只手抱樹幹，借樹障身，刷刷的盤下去。當此時十二金錢俞劍平，智囊姜羽冲何等精明，早已注意到這裏。那青紗帳中的黑影彎着腰，飛跑誘敵，胡孟

剛等奮身窮追；那大樹上的黑影乘機往下溜。俞劍平微哼了一聲，急呼道：「朋友不要走，我十二金錢要獻拙了！呔，留神！」一抬手，但聽得空中微微的發出錚的一聲輕響，那樹上的人影突然掉下來，咕登的驟落平地，忽的往起一竄。俞劍平喝道：「呔，看鏢！」剛把手復一揚，頓時砰的一聲炸響，一溜火光過處，岳俊超回身再放一箭；那土堆後的人影立刻身上火起。就在這同時一剎那頃，那樹下的人影一幌，箭也似的逃走。被俞劍平趕上一步，空中微微的又發出錚的一聲輕響；那人影哎喲一聲，竟又撲倒在地。

曠野的賊黨已被打倒兩個。衆鏢客大喜，頓時分三四人來，一湧而上，奔來擒拿敵人。李尙桐脚步最先，嗖的連竄，把鋼刀一舉；不知怎的，咕咚的一聲，竟栽倒在地上。阮佩章大驚，忙上前扶救；却才竄過去，倏然又退下來；眼見他搖搖欲倒，一晃兩晃，終於蹲在地上了。衆鏢客一齊大驚，心知暗中有強敵潛伏，用暗箭傷人。幾個少年壯士暴喊一聲，倏分兩側，結伴衝上去，要來犯險扶救阮李二人。姜羽冲連忙喝止道：「留神土堆，快掏暗青子呀！」把掌中劍交到左手，急探囊，登出一枝暗器來；然後一縱身，搶奔那土堆，試探着往前攻。幾個少年立刻會意，一聲暗號，各將鏢箭對準土堆打來；掩護着姜羽冲，一步一步往前追進。但是衆鏢客齊搶土堆，却放鬆了大樹那一面。大樹下那個黑影已倒復起，猛然挺身一竄，撥頭要跑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和岳俊超正在監視，齊聲喝道：「別走！」俞劍平往前一縱身鐵腕輕揮，喝一聲：「看鏢！」錚的破空又是一響；那人影失聲又叫了一聲，撲通栽倒，再起不來了。

青紗帳頓時窸窣的一陣響，應聲衝出來三五條人影，一揮兵刃，奔大樹而來。俞劍平怒喝道：「呔！」刷刷的錢鏢連發，疊起微響；跟着又砰的一聲大響，岳俊超又射起一枝火箭，一溜火焰凌空爆炸。那三五個人影猛然止步，齊翻身，又退回青紗帳去了。

智囊姜羽冲左手提劍，右手捋甩手箭尾，塌腰往大土堆後急走；兩眼四顧，注意敵情。鐵牌手胡孟剛恨怒極了，大吼一聲，罵道：「飛豹子，快出來！」舞動雙牌，從斜刺裏猛撲上去，倒搶在姜羽冲前面。突然間，聽得破空之聲；胡孟剛一側身，把一對鐵牌猛揮；叮噹一聲，把迎面發來的一隻暗器磕飛。姜羽

冲趁此巧機會，嗖的一竄，搶到土堆後面。忽覺一縷寒風撲到，急一伏身，擦頭頂也飛過去一隻暗器；這暗器形體很小，力量却大，黑影中看不出是甚麼東西。姜羽冲立刻一長身，往前跨半步，甩陰手，發甩手箭；嗖的一響，一枝甩手箭照敵人藏身處打去；直如石沈大海一樣，不聞一點動靜。姜羽冲，胡孟剛還想往前闖；但是各處暗箭忽發忽止，正不知暗中潛伏著多少敵人，也不知敵人究在何處。兩人僅僅搶到土堆後面，再也越不過去了。姜羽冲眼觀四面，大聲吆喝道：「朋友請了！十二金錢俞劍平和他的朋友踐約來了！」這一聲喊罷，青紗帳裏，一陣簌簌的響，陡又竄出幾條人影。只聽一個冷峭的聲音喝道：「十二金錢，久仰久仰！」刷的一陣暗器，衝破夜影，齊奔姜羽冲打來。姜羽冲施展開全身功夫，借物障形，左支右拒，竄高閃低，好容易才搗開了這一陣攢攻。

那一邊，十二金錢俞劍平猛然醒悟；急急的一竄，追上前來。舌綻春雷，石破天驚的大吼一聲道：「呔，相好的別要錯認了人，我十二金錢俞劍平在這裏呢！飛豹子好朋友，請來答話！」說話聲中，早將一枚青錢一捻，鏗的一聲輕響，照當先的一個敵人發出去。只見這個敵人應聲栽倒，其餘人影愕然四竄。於是有一個寬宏的聲音，喝了一聲：「好錢鏢！」從青紗帳竄出，由人影叢中越過。挺身而前，猛然一伏腰，把倒地的同伴拖起。這人影昂然出現，與衆不同。別人都短打扮，夜行衣，持兵刃；這人影是穿長衫，戴大草帽，黑忽忽手持一物，看不清是甚麼兵器，尺寸很小，比鞭鐮短，比判官筆，閉穴鈇長；圓圓的，似鎚非鎚。

俞劍平一眼瞥見，絕不容這敵人走回；施展連環三式，左脚往外一滑，半轉身，腰微往下塌，左掌護胸，右手錢鏢早拈到指間。「玉女投梭」式，嗖的一聲，錢鏢打出去。不肯暗襲，揚聲喝道：「朋友接鏢！」這隻錢鏢直取敵人中盤「雲台穴」。見那人影身軀微動，右手輕揮，噹的一聲響；陡反一聲大喝道：「噫，好鏢！」

俞劍平大怒，百發百中金錢鏢，不知被敵用甚麼兵器接去。忿怒之下，「怪蟒翻身」右脚尖滑地，

往後一個迴身撤步；用「反臂陰鏢」，展了門絕藝，運金錢鏢獨有的手法，縮身發鏢，鏗的一聲輕響，反取敵人的上盤「神庭穴」。這手鏢發得力大勢急，斷定敵人再不會逃出鏢下。那曉得敵人哈哈一笑，噹的一響，只見鏢飛不見鏢中，更不見鏢落，又被敵人那枝黑忽忽的奇怪兵刃接去。俞劍平不禁大驚。敵入具這種好身手，自己一生倚之成名的暗器竟爲人所制！慚怒之下，急急的一換身形，二指又拈起一隻鏢鏢；原式不動，用「金豹探爪」，第三鏢陡然劈空打去。嗖的一聲，其疾如風，其直如矢，這第三鏢竟奔敵人的中盤「關元穴」制命處打去。俞劍平一向發鏢，總分上中下三路打去。這一次兩鏢未勝，更不容情，變換鏢路，越打越狠。

那敵影袍襟飛舞，身形幌動，手中那枝怪兵刃上下連揮；只聽見噹噹的連響三聲，三隻鏢鏢竟一隻沒落空，却一隻沒打中，全被敵人接了去！當此時，智囊姜羽冲，鐵牌手胡孟剛，蛇焰箭岳俊超看得恍惚，聽得分明，不由得一齊聳動。鏢客羣中，頓時有人把孔明燈打開，幌動圓光，向敵影掃射，借此暗助著十二金錢俞劍平。却是燈光一閃，又做了敵人的鵠的；也不知是鏢是箭，驟從敵叢中發出，向持燈的人打來。持燈的人亂躲亂閃；於是衆鏢客連忙搶上來，揮兵刃格打暗器，來掩護持燈之人。

那另一個賊人，被俞劍平打中要穴，竟起不來，這一個便來攙扶。同時禾田畔，大路邊，還蹲着兩個受傷的鏢客，阮佩章和李尙桐，也趁此機會，一躍而起，往回奔來。

但是阮李二人才往回奔，立刻那青紗帳中的敵人，忽的追出三個；齊發暗器，照二人背後連打。二人如水蛇掠波似的，左閃右閃，一路奔避，情勢非常危急。胡孟剛大喝一聲，掄雙鐵牌，上前策應，青紗帳中的敵人也立刻撲出來兩個，掄兵刃阻撓。衆鏢客也忙散開，各發暗器，阻敵助友。當下在土堆後，各鏢客與七八個敵人，各據地勢，遠攻近拒的交鬥起來。鏢客人數似乎較多，一衝而上，竟搶過土堆。突有一個鏢客受了暗器，躺倒地上了；別個鏢客忙來搶救。敵入那邊也倒下一個，也被同伴拖回。

那邊在大樹前，十二金錢俞劍平和岳俊超，獨與長衫敵影和另外三個敵影對抗。俞劍平在前，與長衫

敵影相拒只六七丈，岳俊超稍稍在後；三個敵影在長衫敵影之後，相拒兩三丈。這三個敵影趁長衫同伴拒住錢鏢，竟從背後抄過來，把樹下負傷的兩個同伴接應著救回。岳俊超見俞劍平全神應付長衫敵影，不遑他顧；自己就急急的一開弩弓，一聲也不言語，嗤的一道藍火，蓬的一聲，衝三個敵影射來。三個敵人已趕到樹下，把同伴救起。火箭過處，三敵急閃；內有一影揮刀一架，失聲叫了一聲。原來火箭是架不得的，只一碰硬，頓時火星爆炸；那敵人想已受傷，拖刀急逃回去，那負傷的同伴，被其餘二人掩護着，也慌忙退回去了。

岳俊超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朋友，本領不過如此麼？」又把弩弓一曳，嗤的一聲，從俞劍平身旁越過直取長衫敵影；藍焰閃閃，直射前心。只見這敵人一側身，便閃開了。火箭掠過他身後，方才蓬的一聲，爆炸開來；沒得擊傷敵人，刷的射入青紗帳中。岳俊超也吃了一驚，俞劍平趁着敵人招架火箭，急急的一抬手，掌風展處，往外一揮，欲收夾擊之效，倏又發出一枚錢鏢。這敵人不慌不忙，側身先躲開火箭，跟着矮身，又把那短兵刃輕揮；噹的一聲響，又把這第四枚錢鏢格開了。敵人竟非常在行，錢鏢敢擋，而火箭只閃不接。岳俊超勃然大怒，蓬蓬蓬的連續發出三枝火箭，滿天藍焰飛竄。敵人輕飄飄閃來閃去，快若迅風，捷似靈猿；錢鏢火箭紛紛攢射，竟奈何他不得。俞劍平在夾縫中，續發錢鏢；緊跟着又一摸袖底，頓吃一驚，錢鏢十二只贖五個了。

俞劍平又慚又怒，忙拈鏢按劍，側目細察敵貌。那敵人長衫大帽，持短兵刃，竄來竄去，捉摸不定。窺察良久，僅在火箭爆炸時，約略辨出；他長身闊肩，猿臂蜂腰；帽沿遮住了面目，恍惚只看見帽影下，一對巨眼閃閃含光，額下似有濃髯繚繞。俞劍平心中一動，立刻停鏢不肯再發；更回身插劍，叫道：「朋友請了，你是飛豹子！在下我俞劍平應約來了，朋友，我這里有禮了。請你吩咐一聲，大家暫且住手，咱們有話先講當面！」又大聲叫道：「諸位師傅們，好朋友飛豹子在這裏了，你們別打了。胡二弟，快過來見見！」

## 第四十八章 狹路相逢智囊問覺 短兵乍接飛盜爭鋒

俞劍平這麼振吭一呼，姜羽冲首先聽見，頓時收劍撤身，連聲招呼衆鏢客後退。鐵牌手胡孟剛也已聽見，精神一聳，從土堆後刷地搶出來；厲聲叫道：「飛豹子在那裏？……哈哈，飛豹子好朋友，我到底也有見着你的日子！」掄雙鐵牌，湧身一竄，才要撲過來，辨認敵貌；被青紗帳中跳出來兩三條人影，掄兵刃攔住，竟不得上前。鐵牌手胡孟剛怒極，雙牌一揮，奮力疾攻，與敵人打起來。鏢客們上前增援，賊黨也忙上前增援，雙方立刻又混戰起來。智囊姜羽冲率衆復出，大呼罷戰。……

俞劍平目對強敵，還想較問；蛇焰箭岳俊超很不服氣，道：「那有這些閒白！」蓬的一下，又發出一枝火箭；那人叭的一聲，肥大袖子往左一拂，未見他身形作勢，已騰身向左，直躍出丈餘遠。身形一落，單足着地，「金鷄獨立」一亮式，嘿嘿冷笑，猛若雄獅，靜如山嶽。旋即一轉身，擋住俞岳，手揮短兵刃，向同伴忙忙打招呼；看意思，是催同伴把受傷的人救回，再把自己人聚在一處。岳俊超更不放鬆，收弓拔刀，向前喝道：「你就是飛豹子！呔，我岳俊超要來領教領教！」從俞劍平身畔飛竄過來，掄刀就剌，俞劍平狠命的一把，將岳俊超扯住道：「岳賢弟，先禮後兵！」

陡然聽敵人冷冷的喝道：「先禮後兵，你們錢鏢火箭打得真好！我也有點小玩藝，來而不往，非禮也；姓俞的接着！」一揚手，啾啾啾，飛打出三個小小的暗器，三縷寒風破暗吹來。十二金錢俞劍平急一拖岳俊超，火速的一伏身。黑影中看不出來的是何物；但俞劍平武功精熟，只遙辨敵手，近聽風勢，便已猜知暗器三粒，是照自己何處打來，細辨破空之聲，更知敵人這手發的三粒暗器不是蝗石，即是鐵蓮子。這三粒暗器如電光石火般飛來，第一粒奔俞劍平左眉尖「陽白穴」，俞劍平就急急的一伏身。這第二粒奔左肋「太乙穴」，俞劍平順勢用「摟膝繞步」，身迴勢轉，貼着肋旁，把暗器讓過去。第三粒奔下盤「血海穴」打來，俞劍平運用輕功提縱術「一鶴冲天」的絕技，身軀憑空拔起。

三粒暗器都已落空，全被俞三勝避開了；冷不防敵人還有第四粒，第五粒，第六粒，照岳俊超打來。岳俊超挺刀一削，噹的一聲，把先到的一粒磕飛。後到一粒急閃不及，拍的一下，膝骨一軟，癱跪在地上；竟被敵人打中了十二處軟麻穴之一「環跳穴」上。少年壯士強忍不哼，掙扎欲起；猶恐俞劍平疏神大意，栽了跟頭，連忙的叫道：「俞大哥，留神穴道！」

俞劍平不由一震，乍躲暗器時，約略方位，本已猜疑敵人手法似諧打穴，現在果然不假。這麼黑的天，敵人認穴竟如此準確，又是連環打法；雖說相距很近，然而這目力，這手勁，實不在自己以下。這人若是那個甚麼飛豹子，那麼飛豹子真是一個可怕的敵人；這人若不是飛豹子，手下竟有這樣能人，他的聲勢尤其可怕。這樣存想，討鏢鬥技真乃棘手；但是越這樣，越發的激怒了俞劍平，掀動了他的敵愾之心。悄悄一探囊，取出一物，復一回头拔劍，厲聲叫道：「好朋友，好手法！但是你瞭解了打，專衝我姓俞的來。大黑的天，不要認錯了人！……」頓時一挪步，要搶越到岳俊超前面。這人真是勁敵，非常手快，未等得俞劍平話說完，第五粒暗器打中岳俊超，第六粒便手下留情，不會再向岳俊超發；猛向前一撲身，喝道：「姓俞的！接這個！」一轉腕，斜奔俞劍平打來。

兩人愈逼愈近，相隔三丈內外；這一招發出來，手勁猛，取準切，改打中路，竟照俞鏢頭胸前下手。俞劍平雙眸炯炯，虛將劍一揚，已防到這招。突然一扭腰，百忙中帶上皮套，左掌硬往暗器上一抄，叫道一聲：「好招！風市穴！」這一下，彼方剛出手，此方便入握，就像長衫客把暗器飛遞到俞劍平手中一樣。小小暗器此發彼接，各伸猿臂，也不過掠空飛出兩丈七八，便換了手。俞劍平冒險夜接暗器，入握只一捻，恍然明白了。立時喝道：「好善提子！朋友奉還你！」突然一揚把；這時節，兩人相距又近，已不過兩丈多；噹的一聲，破空輕嘯，敵人肥袖應招一抖，立刻噹的一聲響。敵人嘆的一聲微呼，猛向後倒竄回去。

俞劍平吐了一口氣，不敢追敵，驚疑參半；趁這夾空，右手提劍，急急的伸左手來掖岳俊超。岳俊超

左腿疼麻癢交作。竟如癱瘓了一般，連右腿也不能伸縮自如了。低叫道：「俞大哥，我叫賊子打中環跳穴了。」俞劍平忙道：「四弟，那不要緊！」趁敵人已退，急急的換劍交於左掌，伸右掌忙忙的照俊超「伏兔穴」一點，叫道：「岳四弟，行了，快快退下去！」

岳俊超應手站起；那知敵人接得俞劍平的暗器，退回身，也用手一捻，一陣狂笑道：「好一個十二金錢！你竟把我的菩提子留下了，你還是饒上你那一枚寶貝金錢鏢，也不心疼？俞朋友，我這裏得了你五個錢鏢，你接了我一個菩提子；五個換一個，我倒沾光不小，我謝謝吧。但是，我們還得領教你的奇門十三劍，究竟是怎麼樣神奇奧妙，英雄無敵！」說着，「惡虎撲食」，猛往前竄，提手中短短兵器，飛身一掠丈餘，照俞劍平後心「玄樞穴」打來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右手持劍防身，左手剛把岳俊超曳起，斜身急退。就在這剎那頃；側面一陣勁風襲來。俞劍平欲待旋身招架，却是不難；無奈他須顧慮到搖搖欲到的岳俊超。岳俊超穴道被打處，血脉乍通，麻軟無力，就如尋常人們壓麻了腿一樣。乘這寸隙，敵人已如飛的撲到，敵招已如飛的發出來；俞劍平把牙一咬，左臂急急往回一撤。岳俊超脚下剛剛一軟，不等他要打跌，俞劍平早舒左腕，照岳俊超肋下腰上一橫，運太極掌內力，振臂往外一彈。刷的一聲，岳俊超竟被揮出七八尺以外，輕輕的落到地上。

這分際真個是間不容髮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剛剛的振左臂一揮，長衫敵影的短兵器已到背後。俞劍平趁這左臂一揮之力，左手劍訣一領，左脚往左跨半步，右腿只一提，下護其檔，身軀半轉，側目回睨；展奇門十三劍救急絕招「楊枝滴露」，不架敵招，反截敵腕。三尺八寸的青鋒迅如電掣，劍尖下割，恰找敵手的脈門；雖然夜暗勢驟，不差分毫。

這一招所謂「善戰者攻敵所必救」，頓時間「反守爲攻」，把敵招破開；敵人迅猛的招數竟未得手。但這敵人也好生厲害，只見俞劍平一閃，立刻明白了來意；頓時一甩腕，把手中怪兵器收回。手腕一翻，復又變招進攻；用「腕底翻雲」，橫截俞劍平的劍身。俞劍平倏然應招發招，往下一場腰，指劍訣，領劍



鋒，劍走輕靈，圈回來，發出去；「春雲乍展」，照敵人右肋後「魂門穴」點去。敵人刷的一晃，身形快如飄風，不遲不早，單等得俞劍平的劍往外剛剛撤出來；他這才霍然一旋身，一個盤旋，轉到左肩後。喝一聲：「打！」照十二金錢的右耳後「竅陰穴」打去。俞劍平一劍走空，頓知不妙；丹田一提氣，急聳身，嗖的竄出二丈多遠。凝身止步，叫了一聲：「朋友！」長衫敵人一步不放鬆，半句不答腔，啞吃啞打，立刻跟蹤又上。俞劍平勃然大怒，立刻整劍迎敵。驟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長衫客忽然出了聲，叫道：「呸，休使暗器！」把歐聯奎一隻鏢打飛；手中短兵器一舉，仍奔俞劍平；「金龍探爪」，驟照肋骨「太乙穴」打來。俞劍平一閃身，往前一跨步，斜身塌步，左手劍訣往前一探，右手劍「金雕展翅」，往外疾展，冷森森的劍鋒猛削敵人的右肩臂。長衫敵人抽招換式，往下略退，復又進攻；猛聽得黑影閃中，一聲大喝：「朋友飛豹子久違了！我姓胡的今天有緣，咱們講講吧！」雙牌一展，遠遠的如箭駛到，正是失鏢的正主鐵牌手胡孟剛。

這時候，長衫敵影揮短兵器，已竟探身照俞劍平第三次衝擊來；俞劍平揮劍迎敵，只一削，敵刃驟然收回。鐵牌胡孟剛趁此時，揮雙牌闖入；咬牙痛恨賊人，破死亡的並雙牌，直襲後路，照敵人腦海，狠狠砸下。長衫敵影見雙牌撲到，忽一聲長笑，刷地側身一閃，直竄出兩丈以外。竟不迎敵，似長夾攻，口中低嘯了一聲，忽往斜刺裏退下去。未容他走開，突又有一道藍焰飛來。岳俊超穴道既通，已能行動自如；羞忿之下，霍地跳起來，認定賊人，陡發一矢，聊洩積忿。歐聯奎跟上數步，抖手又發出一鏢。那長衫客飄身連閃，俱都避開；也一抖手，連發出數粒鐵菩提。歐聯奎相距最近，肩頭上重重挨了一下，連忙退後撫傷；鏢行餘衆仍撲奔過去。賊人的同黨不容鏢客攢攻一人，立刻一聲胡哨，青紗帳外，八九條人影一齊撲上來；一面發暗器，一面應援長衫客。頓時間雙方暗器齊投，紛如驟雨。夜行人身邊帶的暗器，決不比軍卒弓箭那麼多。金鏢一槽三枝，六枝；袖箭一匣三枝，十一枝；甩手箭十二枝；金錢鏢十二枚；鐵蓮子三粒爲常，頂多的十八粒；菩提子三十六粒；飛蝗石一囊也有三四十枚；唯有彈弓子最多，百八十顆，都

不一定，因此這些夜行人打來打去，捨不得多打；眨眼間發出過半數，便不肯濫發了。於是各揮兵刃，近前肉搏。這羣鏢客與這攔路的賊黨，在青紗帳間，亂竄亂打起來。

那個長衫敵影顯似盜酋。鐵牌手胡孟剛一路急攻，戰退賊人，揮雙牌猛衝，剛撲到長衫敵影的對面；約略敵形，細辨兵刃，果正是當日劫鏢的老人。仍然不放心，連呼九股煙喬茂，教他再細認認；九股煙不知跑到那裏去了，人影亂竄，也聽不見他答應。鐵牌手越怒，揮動鐵牌，湊近俞劍平，連呼道：「俞大哥，這就是飛豹子，劫鏢的就是他！俞大哥，咱哥們向他領教！」

俞劍平還想向飛豹子詰問雲端，爲甚麼劫鏢，因何事尋仇。但是長衫客一見鐵牌手馳到，冷冷的一笑，猛抽身，揮動短兵器，一路疾戰，招呼同黨，奔向青紗帳，竟似欲奪路逃走。恰巧姜羽冲率兩個鏢師趕到，迎面一攔。大喊道：「朋友，有話對你講。你找姓俞的，姓俞的已經應邀來了，好朋友有話請說吧！我在下姓姜，名叫姜羽冲，乃是給二位了事來的，也可以說是……」還未說完，那長衫敵影猛然一衝，已率羣寇突入青紗帳裏；長笑一聲道：「哦，好，你就是姜羽冲，你也來了！……」姜羽冲忙截止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姜羽冲，我便是給俞某人陪禮來的。姓俞的究竟從那點上，開罪了你老兄？請你明點出來。就是你替朋友出頭，也請挑明了。我敢說姓俞的交朋友最能吃虧讓人，只要是姓俞的不對，你老兄畫出道兒來；當着雙方的朋友，他一定輸情陪禮，教好朋友順過氣來。那怕是磕頭拜山，他決不含糊。飛豹子好朋友，是時候了，該挑帘了；可以把真面目，真姓名亮出來了。我姜羽冲專爲給兩位和事而來，決不敢偏向一方。朋友你……」猛聽那長衫客桀桀的怪笑道：「住口！姜朋友，告訴你，你這一篇話算白說！我跟你一樣，都是給人家捧臭腳，幫忙，跑狗腿的。我們飄把子到底跟姓俞的有仇沒仇，我全不知道，也管不着。我在下只不過要會會高賢，領教領教俞大劍客的武學；我不過是飛豹子部下的一個無名小卒。聽說俞劍平俞大劍客，俞老鏢頭，拳，劍，鏢三絕技，威名震江南，蓋山東，深得文登丁老英雄的祕傳。我們飄把子欽佩得了不得，這才在俞鏢頭駕前獻拙求教，賣了這一手。把他的鏢旗借下來，無非是瞻仰瞻仰；二十

萬鹽帑也只是拿過來，當催請東帖。現在好了，俞大劍客已經邀到，還引見來許多武林朋友。諸位朋友不要誤會，這只是飛豹子和十二金錢的交道，與諸位無干。諸位和在下一樣，都是給朋友幫忙；有向燈的，就有向火的，諸位請諒情。現在我們瓢把子已經在鬼門關，竭誠候駕，俞大劍客請你賜教賞臉！……」

長衫客說到這裏，一側身，又衝俞劍平發話道：「俞鏢頭，飛豹子前頭等着你哩。久聞你道兒寬，招子亮（智多眼明），你別看錯了人。拿着我一個無名小嘍囉當做大將，你可就輸眼丟身分了。打起精神來在鬼門關露吧；鬼門關前才是你逞能的地方。你的拳劍鏢三絕技，我已經領略過半，原來如此，不過如此；哈哈，名不虛傳；多謝你手下留情，沒有打着我的穴道，也沒有扎死我。」復一側身，對姜羽冲叫道：「姜羽冲姜大劍客，我也久仰你是名家之子，名門之徒，哎呀呀，幸會之至！你是打穴名家，等到鬼門關，我還要領教你的手法哩。現在，姓姜的，我先領教領教你接鏢的好手段。呔，接著！」一揚手，刷的一粒鐵菩提，照姜羽冲劈面打來。

俞劍平，姜羽冲等見這長衫客武功奮迅，力戰無言；忽然聽他發話，不由一齊止步，提神按劍，要聽聽口氣，猜測隙端。不想他又猝然發出暗器；姜羽冲急急的一閃身，鐵菩提擦身而過。跟着鐵菩提刷刷，一連氣就是六下；這個長衫客竟連說和了事的人也打起來，姜羽冲不由勃然大怒。俞劍平雖然有涵養，會歷艱辛，忍人所不能忍；但聽這一番冷譏熱嘲，也受不住。不由得一摸袖底，爲援應姜羽冲，竟從長衫客背後，陰施祕技，再捻錢鏢；鏢的一聲輕嘯，「劉海洒金錢」，運二指猛捻，連翻發出錢鏢三枚，左右中三路同時打到。長衫客直似背後有眼，霍地一撲身，展開了「鐵板橋」；「哎呀」一聲道：「沒打着！」姜羽冲却因爲距離太近，被他六粒鐵菩提打得手忙腳亂；俞劍平見狀愕然，不禁寒心。那長衫客復一聲長笑道：「我催駕速客，公事辦完了，鬼門關前再見！」喝一聲：「走！」吱的響起胡哨。八九條黑影紛紛竄動，青紗帳簌簌的一陣亂響；羣賊各展兵刃，如飛的投向西南而去。姜羽冲喝道：「朋友別走！」急揮劍衝擊，那長衫客預防到這一手，竟單人獨馬的斷後，一橫他那短兵刃，與兩個穿衲裝夜行衣的同伴，

把路擋住；其餘賊黨奪路急走。衆鏢客呼喚一聲，分兩面包抄，追趕過來。

姜羽冲恚極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朋友賞臉，我也要領教領教哩！」輕飄飄飛身一竄，單劍一挺，進刺敵人。這長衫客仍揮動他那古怪的短兵刃，往姜羽冲的劍上一搭，用力一接，陡然翻上來，照姜羽冲乳下「天池穴」便打。姜羽冲一退，劍訣一領，刷地一連三劍，照敵人猛刺。長衫客把他那二尺許長的怪兵刃信手揮動，叮噹一聲，衝開劍花，刷的一下，又照姜羽冲上盤「神庭穴」一指；就好像電光石火一般，腕力既猛，手法尤快。姜羽冲奮力招架，才將敵招拆開；不由的勃然大怒，一退步，插劍歸鞘，一探手，把他的那對判官筆掣出來。切齒叫道：「飛豹子，你原來也會打穴！好，這更要領教了。」判官筆一指，復又衝擊過來。兩個人頓時各展開打穴法，鬥在一處。既換了兵刃，兩人迫近；姜羽冲一面打，一面注視敵刃，敵貌。敵刃短得古怪，敵貌頭頂大帽，也似帶著面具，認不出來；只在帽沿口，看見一對豹子眼，閃閃含光。當下各不相讓，打得很激烈。

長衫敵影並不想和姜羽冲真打。姜羽冲運用判官筆，只發了兩三招；長衫敵影用他那怪兵刃一衝，忽又不當點穴缺用，改做短劍。猛然的往前一突擊，把姜羽冲衝得側身讓招。長衫客一聲冷笑，急招呼道：「走！」立刻，相隨在他身後的兩個夜行人跟蹤而上，從姜羽冲身邊竄過去。姜羽冲急奮判官筆阻擋，長衫客頓時橫身招架；他的同伴趁機撤退下去一半。還有三四個賊黨，一步落後，被鐵牌手胡孟剛率幾個鏢客，攔路擋住；舞動雙牌，厲聲叫道：「那里走！」鏢客，賊黨頓時又亂戰起來。

長衫客如生龍活虎一般，回身索戰，重向姜羽冲這邊一衝；忽雙足一頓，嗖的飛掠過去，斜撲到鐵牌手胡孟剛身後。姜羽冲一領判官筆，跟蹤急進。長衫客好快的身法，只半步佔先，將怪兵刃一伸，一聲不響，照胡孟剛脊背「玄樞穴」猛打過來。姜羽冲大呼道：「留神！」鐵牌手回手一亮鐵牌，噹的一下，竟沒碰飛敵人兵器。敵人兵器倒趁勢一轉，刷地掣回去；刷的一竄，斜撲到胡孟剛左側前方去了。胡孟剛借旋身之力，急急的往旁一退。黑影中，敵人飄飄的長衫，襟短袖長，是那麼肥大；挽着袖子，緊着腰帶，

衣服不利落，功夫很利落。鉄牌手罵道：「飛豹子，是你！」雙牌一展，進步欺身；左手牌往下一沉，右手牌提起來，迎頭進攻，斜肩帶臂，照敵人劈下去。智囊姜羽冲挺一對判官筆，恰也追到敵人背後；人未到筆先點。一股寒風襲到，敵人頓時要腹背受敵。這時節突有一個敵影躍上來，把姜羽冲擋住；姜羽冲用判官筆一指，略辨敵影，是個黑大漢，使鋸齒刀；刀光揮霍，恨不得一下，把姜羽冲劈倒。那智囊姜羽冲的判官筆善打二十四道大穴，和俞劍平的錢鏢在江北江南，同負盛名。雖然刀長筆短，這黑大漢的鋸齒刀竟被小小一對判官筆逼得倒退。那一邊，胡孟剛舞雙牌，狼鬥長衫客。長衫客更不還招，也不再多話，與胡孟剛連拆三五招，便眼光四射。忽飛身一躍，拋下鉄牌手，掩到鏢客歐聯奎，葉良棟背後。却被李尙桐，阮佩章同時瞥見，譁然叫道：「快看身後！」

李尙桐，阮佩章受了暗器，愧恥之餘，把兵刃一緊，與歐聯奎，葉良棟，正在協力攢攻三個賊黨，想把賊人圍住活擒。賊黨不肯戀戰，急忙奪路，到底被阮李不要命的抄過去，把退路剪斷。於是兩面包抄，眼看得手，四鏢客方自欣然；冷不防長衫客一陣勁風撲到，怪兵刃「白蛇吐信」先探過來。一聲斷喝，照歐聯奎「魂門穴」打到。歐聯奎霍地一轉身，喝一聲：「呔！」眼看怪兵刃一變招，就勢又一送，改照歐聯奎「伏兔穴」抹下來。歐聯奎鋼刀一掃，照敵刃斜切藕磕去。長衫客這一招却是虛招，不等刀到，一斜身，收招改式；只一旋身，嗖的衝到葉良棟背後。葉良棟也急急的一轉身揮刀；長衫客刷地又一轉，陡然一衝，疾如駭浪，奔阮佩章撲來。阮佩章咬牙切齒，揮刀拒戰。那知長衫客的怪兵刃好像奔阮佩章面門打來，阮佩章急急的一轉身，才展刀鋒，長衫客刷地又撲到李尙桐左側。

一霎時，長衫客急襲四鏢客，也不過一晃一閃，一閃一晃，彷彿在四鏢客身旁一掠而過的；可是已經連下五招毒手了。四個鏢客提防一齊迎敵，却正中了長衫客的圈套。陡聽他哈哈一笑，疾呼道：「夥計還不快走！」三個被圍的賊黨，趁着四鏢客回身招架的間隙，一個個嗖嗖，連連竄躍，一抹的搶奔西南。衆鏢客不甘上當，十二金錢俞劍平，智囊姜羽冲，鉄牌手胡孟剛，疾呼同伴，跟蹤急追。岳俊超筋力已

復。先放了一枝火箭，與飛狐孟麗洋，鉄布衫屠炳烈，三個少年刀劍齊上，偕奔長衫客攻來。其餘鏢客便持孔明燈，掄兵刃，結伴分路追趕餘賊。

長衫客胆大異常，手持怪兵刃，眼望同伴一一退淨，他這才一轉身，奪路疾走。衆鏢客大叫：「那里走？」長衫客抖手一鉄菩提，屠炳烈撫胸急退下來，罵道：「好東西，打得真狠啊！」多虧他有鉄布衫橫練的功夫。才沒被打壞，但是也覺得穴道上發麻了。孟麗洋大驚，忙上前援助。其餘鏢客睹狀愕然，同伴受傷，義難棄置；只這一遲慢，長衫客如飛的退走。衆鏢客互相傳呼：「飛豹子跑了！」重復追趕上去。俞劍平，姜羽冲，胡孟剛急忙攔住道：「我們追這個點子，衆位弟兄，你們往那邊繞過青紗帳去堵！」於是俞胡姜三鏢頭展開了劍，筆，雙牌，放鬆他人，專綴長衫客；長衫客順着土路，一直衝入青紗帳。俞胡姜三鏢頭把埋伏危險，一切置之度外，也立即追入青紗帳去。土路兩邊青紗帳，排山倒海的倒下去，十幾個賊黨分作兩撥在前跑，由長衫客斷後；二十來個鏢客分做兩撥在後追，由俞胡姜打前鋒在前。論勢力，賊比鏢客差一倍；論形勢，則一暗一明，鏢客們未免吃虧。論脚程，賊人未必快；却是鏢客追入青紗帳內，多少懷着顧忌，防着暗算。當下只幾個彎，相隔已六七丈遠了；賊人的蹤跡仍跑不掉，土路上看得出人影，禾田內聽得見踏聲。

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冲，三個鏢頭挺劍執筆，舞雙牌，分頭追逐。長衫客一頭退入青紗帳內，桀桀的狂笑道：「朋友，鬼門關前相見吧！有能耐往那裏施展。」簌簌的一陣田禾驟響，忽又沈寂，似乎遠遠走開了。胡姜二人一聲不響，從背後輕輕掩入高粱棵內。十二金錢俞劍平一步佔先着，從斜刺裏抄進去。一片片的青紗帳遮住視線，追者全借仗耳音，幫助目力；但是聲音有時靠不住，也許賊人故使聲東擊西之計。俞劍平加倍小心，不令禾桿發聲。無如這長衫客似熟悉高粱棵的戰術，容得鏢師深入青紗帳內，立刻回身窺望。就田禾波動之勢，沙沙之聲，從暗中揣測追兵的趨向：似已知道後追的兩個人至少相隔八九丈以外；從路邊斜刺堵來的一個人，雖然脚步輕蹣，却已曉得他追近來了，不過在五丈以內。長衫客便一搶

鉄菩提子，伏下腰，就禾隙再看；不能揚手，腕下用力，只一彈，刷的打出一粒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胆敢深入，早已提神。在風吹禾動，萬籟爭鳴中，居然辨得出暗器破空之聲；輕輕一閃，吧達一下，鉄菩提落空。但這一躲，觸動了禾桿；禾桿嘩啦一響，俞劍平就勢往外一竄。果然身旁吧達的又一響，吧達的又一響，鉄菩提一發就是三粒，俞劍平全閃開了。俞劍平的隱身處已爲敵人測出，而敵人的趨向也已爲俞劍平看準。這一路奔逐，他們兩方已經眼看要轉出青紗帳以外了。

俞劍平閃目一尋，略辨地勢，知道敵人欲遁，必須掠過眼前這片青紗帳，才能撲奔那邊大道。暗摸袖底，出三枚錢鏢。賊人只一離青紗帳，自己便可拿這三隻錢鏢，把他擋住。賊人雖是勁敵，錢鏢未必能够取勝；但是自己這邊人多，借這一阻，定可糾衆把他圍住。俞劍平暗歡暗喜起來，屏息側立，扼住要路。忽然迎面簌簌一響，俞劍平立刻把劍交到左手，右手拈錢鏢一比——左手右手皆能發鏢，只是右手比較順手，發得更遠，更有力量——還沒等往外發，立刻收招，聽出聲息不對。簌簌一陣聲響過去，智囊姜羽冲頭一個竄出來；胡孟剛第二個竄出來，長衫敵影竟沒出現，似已轉走別道，不奔鬼門關，改奔東南下去了。胡孟剛大怒，奔上來叫道：「好！這東西竟獨自溜了，把他們同黨拋下不管不成？」俞劍平道：「我們監視的很嚴，他不會逃開的。……除非他又退回原路去。」一言未了，砰的一聲；隔着面前的青紗帳，在東一面忽發藍焰，喊聲大起。三鏢頭心中一動，急急的張目四尋，旁有一棵大樹，鉄牌手胡孟剛把雙牌往腰中一掛，便要上樹遠瞭。不意此時九股煙忽然冒出來，大呼小叫的喊道：「胡鏢頭快來，胡鏢頭快來，豹子頭在這裏啦！」胡孟剛剛上了樹，霍的又跳下來，不暇他問，急問：「點子現在那裏？準是他麼？」九股煙喘不成聲，只一指後面偏東的一片竹林。俞劍平，姜羽冲，胡孟剛急翻身往回追。繞過青紗帳，橫穿土路，陡見竹林前面人影亂竄，刀兵叮噹亂響，約有七八對人影，正在捉對兒廝殺。

孟震洋，屠炳烈，李尙桐，孟廣洪等幾個少年鏢客，窮追賊黨，亂踏青苗，竟也把幾個賊人追趕回來。眼看一撥賊黨被逐飛逃，似已退避無路，竟不奔鬼門關，也不奔古堡，反向斜刺裏繞起圈來，孟震洋等

大喜。越追越近，看看要圍上他們；前面忽展開一片竹林，黑影中賊人撲到竹邊，頓然止步，回轉身索戰。孟震洋猛力前追，不想長衫客忽又在此處出現；長衫飄飄，一路飛奔，看來意是要接應同伴，往竹林後邊退。岳俊超恰巧尋聲趕到，一眼看出那長大的肥影來，心中惱極恨極；頓時開弓發箭，一聲不響，刷的射出一道藍焰。相隔只三丈餘遠，自信可以取勝；那知仍被長衫客閃開了。却借這藍焰一閃，衆鏢客頓時認清來影；呼喊着放鬆餘賊，一齊奔長衫客撲來。

長衫客長笑一聲，挺身進搏，且戰且走，繞着圍往竹林邊退去。越過竹林，賊人在那里預有埋伏，竟突然又竄出六七個人影來；兩邊一合，足有十二三個人。由長衫客招呼着，把落了單的孟震洋，屠炳烈，李尙桐，和剛趕來的岳俊超，阮佩章，兩面一堵，全圍在垓心。孟震洋，岳俊超雙戰長衫客，力仍不敵；李尙桐，阮佩章，屠炳烈，孟廣洪等，被羣賊環攻，更是手忙腳亂。一霎時反客爲主，轉攻爲守；鏢行這邊情勢危急，眼看就要挫敗。

忽然間九股煙引俞胡姜三鏢頭前來解圍。黑影中，人蹤奔馳，看不出爲敵爲友。屠炳烈大呼道：「好飛豹子，你們多少人啊！」口頭罵陣，實是訊探。胡孟剛遠遠的答了腔：「飛豹子，姓胡的跟你死約會，跑的不是好漢！」這一聲喊，本爲助聲勢，却收到意外的結果。賊黨那邊，胡哨聲大起，竹林後黑影憧憧，另有騎馬的賊人，牽出幾匹空馬來。長衫客遠瞥一眼，未容俞胡馳到，捷如飛鳥。揮短兵刃，以一人獨擋羣鏢客；急催同黨，一個個飛身上馬。他這才猛攻驟退，一扶馬鞍，也飛身跨上坐騎；馬上加鞭，掩護同黨，刷地撤退下去。岳俊超，孟震洋，屠炳烈等不肯放鬆，揮汗急趕。竹林後陰陰的發出怪笑，刷的打出暗器來。那騎馬斷後的兩個夜行人更翻身回馬一箭；孟震洋，屠炳烈往兩邊一竄躲開。岳俊超忙拈出一枝蛇焰箭，也照長衫客背後，送上一箭。馬上長衫客鎧裏藏身，藍焰過處，大笑着去了。

## 第四十九章

泥澤邊頭揚鏢逐伏寇

紅燈影裏鳴鏑佈疑兵



胡孟剛掄雙牌從西面趕到，解圍後的少年鏢客從東面趕到。賊人繞竹林，落荒奔南；遙辨蹄聲，是奔鬼門關去了。胡孟剛厲聲叫道：「趕，趕，趕！」但是這夥賊人騎術很精，馬又神駿；姜羽冲急急的招呼胡孟剛，孟震洋道：「我們有馬，快快上馬趕！」俞門弟子左夢雲慌忙把師傅騎的追風白尾駒牽過來，自己騎的一匹黑馬也帶過來。姜羽冲忙忙的催李尚桐，阮佩章，把衆鏢師嘯聚在一起。這一回不用先鋒了，十二金錢俞劍平飛身上馬，偕胡孟剛，率弟子左夢雲。一馬當先，揚鞭疾進。智囊姜羽冲督同半騎半步的衆鏢客，斷後繼上。兩邊相隔不到一箭地，姜羽冲說：「如遇伏椿，互相策應。」二十餘衆曲曲折折，奔鬼門關趕下來。

賊人一陣風似的逃去。俞胡姜心知這夥賊人不是主力，多半是誘敵之兵。鬼門關附近恐有大撥賊人。可是賊人狡猾，鬼門關會戰的話仍怕轟不住，沿路上也許另有詭謀。俞劍平，胡孟剛兩馬當先，在前開路疾追；其餘鏢客或馬上，或步下，散漫開，忽緊忽慢，俟東倏西的闖。雖是追敵，却個個人的眼神釘住前途路旁黑影；遲徊瞻顧，脚程見慢，距鬼門關越走越近，可是賊騎蹄聲越聽越遠了。

時已夜深，曠野暑風陣陣吹來；青紗帳刷刷拉拉，東一處，西一處亂響。敵騎飛奔，已然望不見影，只能聽音揣迹。但是，只追出一二里路，在這闇夜曠野的繁聲中，東西南北四面忽起了四五處蹄聲。背後蹄聲歷落，相隔不遠，心知是姜羽冲那一撥人；東面也蹄聲歷落，南面也蹄聲歷落，西南也蹄聲歷落，可就倉卒間斷不出那一片是敵騎，那一片是鏢行別隊金文穆等人了。胡孟剛異常心焦，向俞劍平發牢騷道：「又糟了！咱們緊趕就好了，姜五爺却又怕伏椿了。伏椿沒遇上，賊全沒影了！」竟不顧一切，催着十二金錢，放馬緊追。俞劍平勸道：「二弟別發急，賊人不是還有巢穴麼？咱們先奔鬼門關，他們就是失約，咱們還可以逕搗古堡。」胡孟剛懊喪道：「古堡不是空城計麼！」俞劍平道：「二弟別心窄，古堡是空城計，那武勝文可跑不了啊，咱們就奔火雲莊。」胡孟剛道：「咳！只怕賊人又誑咱們，我簡直教他們騙怕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二弟放心，今天晚上，咱們準能抓着真章就是了。……賊人這不是露面了嗎？」

正在勸慰，忽然聽東南面一陣風過處，吱吱的連響數聲，清清晰晰聽得是胡哨；而且聲浪有尖有鈍，有高有低，決不是一兩枝胡哨。俞胡二人詫然，回頭一看，已把同伴甩遠，只有孟震洋緊緊跟上來。小飛狐孟震洋拍馬上前，叫道：「俞老叔，你老聽見東南面了沒有？」再聽時，東南胡哨聲已住，又聽見正西面吱吱的連響；一抬頭，又望見西北面數道旗火掠空飛起，地點大約在半里地以外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騎在馬上，雙足踩蹬，直立起身來，向四面張望。四面黑忽忽，雖當朔日。下半年該有月光了，偏偏又是陰天，任甚麼看不清楚。俞劍平心中猶豫，暗想：「不管賊人弄甚麼詭計，我還是先到鬼門關踐約，我先站住理。到了地方，他們沒人，我可就不客氣，逕撲古堡，直搗賊巢了。」

胡孟剛先是急怒，此時又覺得身涉險地，頗覺棘手；賊人散在四面，四面全有動靜，到底是撲奔那方面才對呢？剛拍馬跟上來，要向俞劍平問計；忽然東面又吱吱的一陣響，北面天空也飛起一片火花。胡孟剛越發爲難，罵道：「這是多少賊！俞大哥，你瞧瞧，四面都有他們的埋伏，咱們落在他們網裏了吧？」

俞劍平一聽這話，劍眉一挑，在馬上將身一挺，突然冷笑道：「怕甚麼！賊人就是來二百，抄四面，又能怎麼樣？胡二弟，別上了他們的當；幾道旗火，幾枝胡哨，只一個人，就能鬧哄得很熱鬧。你聽吧，越是那邊沒有動靜，倒許那邊準有賊。來來來，咱們還是往前闖！……咳，留神右邊，好賊子！」胡孟剛，孟震洋急忙往右看，右側路邊似有黑影一閃。十二金錢俞劍平早一抖手，打出一隻錢鏢。只聽簌簌的一陣亂響，一團黑影沒入青紗帳內去了。俞劍平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才是一道伏樁哩。快追！」只追出十幾丈，便帶馬回來；與胡孟剛，孟震洋，合在一處，道：「這仍然是賊人誘敵之計，咱們還是往前闖，奔鬼門關。」這一就誤，落後的鏢客羣中，又跟上來一個人，却是葉良棟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對胡孟葉三人道：「賊人到底追丟了。前面大概快近鬼門關了，不要大意，仔仔細細的往前淌。」五個人各把鏢眼褪出來，只用脚尖微踏馬鏢，檔下緊扣，策馬一陣急走；忽然見有一大片濃

影當道。俞胡二鏢頭立刻勒馬，方待細看；孟震洋忍不住，竟飛身下馬，掄劍撲過去。却才撲到跟前一看，立刻叫道：「老叔，這是一匹沒人騎的馬。」說話時，俞劍平早已跟過來，且跑且叫道：「留神暗算，留神旁邊！」

俞劍平這一回小心過分了；這果然只是一匹空馬，馬韁拴在一塊大石上，騎馬的人不知那裏去了。胡孟剛趕上來說道：「快拿火摺子，照看照看，這也許是咱這邊人的坐騎，也許是賊人的。」便向孟震洋要火，葉良棟道：「我這裏有孔明燭。」正要打開燈版，俞劍平急叫道：「使不得，也許又是賊人的誘敵計，故意引咱們點火亮的。」孟震洋猛然醒悟，低叫道：「對，還是俞老叔見識深遠。孫龐鬥智，馬陵道上亂箭射死了龐涓，就是這類的詭計。這匹馬不用燈照，咱們摸也摸得出來。」俞胡二老，和左夢雲，葉良棟，孟震洋三少年，湊到這匹馬的跟前，凝神細看；雖看不出是敵騎，却斷得定必非鏢客之馬。葉良棟道：「也許騎馬的賊人鑽了青紗帳了。咱們搜搜麼？」胡孟剛道：「俞大哥，我看咱們不用管它了，還是往前淌的對。」俞劍平想了想，把這匹空馬馬韁解開，放它隨便鑽入田中；仍與同伴飛身上馬，往前攢行。

俞劍平等連闖過賊人數道伏樁，前面的形勢越發荒暗。抹過了一帶葦塘，突見一片荒林當前；林邊樹上竟有數團紅光，來回閃爍。俞劍平凝眸一看，是三盞紅紙燈，大約是掛在樹枝上，風吹來，便來回亂晃。俞劍平冷笑一聲，立刻把馬勒住。回頭一看，胡孟剛，葉良棟，孟震洋，和弟子左夢雲，緊跟過來；其餘的人落後漸遠。俞劍平便煩葉良棟靠後接引同伴，自己立刻飛身下馬。胡孟剛瞪着眼說道：「這一定是賊人的暗號，咱們撲過去看看？」俞劍平不語，向胡孟剛一打手勢，急急的把馬牽入田邊黑暗處，馬韁拴在小樹上。然後各亮兵刃，伏在黑影中，探頭往前窺望。低囑同伴道：「前面就到鬼門關，咱們先等後邊的人；同時可以看一看賊人這幾盞紅燈，到底有什麼用意。」

胡孟剛，孟震洋依言潛伏不動；二弟子左夢雲背插太極劍，手持太極棍，緊緊的跟隨在師傅身邊；那葉良棟由俞劍平煩他持刀站在路邊暗影下，接應後路同伴。幾個人看了半晌，大樹上紅燈燦燦隨風搖曳；

四外曠落，時起雜響，不見敵蹤。只在燈影下面，恍惚似見有矮矮的黑影蠕動，看不清是人是物。胡孟剛，孟震洋忍耐不住，躍躍欲試的，要繞到紅燈後面，襲過去，穿林一看究竟。俞劍平連說不可：「何必忙在一時，你聽後面，這不是蹄聲？咱們的人這就來齊了。」

果然竹林後，蹄聲得得，竟有兩匹馬如飛奔來。葉良棟迎出來舉手一嘯，馬上的人頓時搶到近前。及至抵面，方才看出：這兩人並非同行斷後的智囊姜羽冲，屠炳烈等人；却是分撥踐約的另一路鏢客，單臂朱大椿，和黃元禮叔姪二人。這二個人與幾個鏢客，由旁路繞奔鬼門關，半途上也遇上三五個敵影；一路追擊，敵人鑽了青紗帳。朱大椿等不肯甘心，縱馬急追，敵影亂繞，竟追到此處不見了；其餘同伴也落後不見了。

葉良棟忙將朱大椿叔姪，引到俞劍平潛伏之處。忽忙中不暇問訊，俞劍平只握着朱大椿的手，教他望看鬼門關前面，泥塘那邊樹上的紅燈。正看處，忽見沿着大泥塘東面，一片青紗帳殺殺的亂響，竄出來兩條人影。兩影倏分忽合，到泥塘邊，空場前，略一徘徊；忽又一伏腰，施展夜行術，急走如風，比箭還快，一直的奔那高懸的紅燈撲去。胡孟剛詫異道：「這是誰？」俞劍平手按利劍，也不由一驚道：「許是咱們自己人；不好，這得攔住他！」但是相隔十幾丈，想打招呼，未免驚動敵人。猶豫中，恍見那兩條黑影，撲近紅燈三五丈前，陡即止步，好像打了一個晃。突然見兩條人影居然聯肩直上，猛往紅燈下的黑影前一撲；跟着火光一閃，大概是兩條人影幌動火褶子了。胡孟剛不禁又脫口呼道：「這到底是誰？」說話時，不自覺的直起身子來。

就在這一剎那頃，紅燈下兩條人影驚喊了一聲道：「不好，是咱們自己人！」這一聲驚喊，俞劍平，胡孟剛頓時的全聽出來；這兩個入竟是潛扼古堡，設卡防賊的馬氏雙雄，馬贊源，馬贊潮昆仲。——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孟震洋，單臂朱大椿，黃元禮，目親馬氏雙雄以身試驗，再不便觀望了，各提兵刃，不約而同，都要從潛身處竄了出來。

果見馬氏雙雄一到燈下，敵人伏兵頓起；嗖的一聲響，荒林內飛起一道火光。跟着弦鳴箭駛，夾雜着數聲響箭，馬氏雙雄似被攢擊。却仍不肯退，一個人橫身舞動兵刃，一個人伏身硬往燈下進攻；黑影中看不清二馬到底做甚麼。但見煙火起處，十數道黃光倏從林中射出來；跟着馬氏雙雄大概擋不住敵方亂箭，立刻翻身往回閃竄。在馬氏雙雄兩影中間，忽然多出另一條人影來；竟跟着馬氏雙雄，一齊向泥塘邊，飛奔回來。胡孟剛遠遠望見，反疑當中這人是賊黨的伏兵，追趕下來的。俞劍平已經看出這條人影，就是從燈影下樹身前跳起來的；揣情度勢，必定也是鏢客。

馬氏雙雄與這一條人影，還想向來路退回，但已來不及，紅燈後，荒林中，胡哨聲大起，旗火飛揚。紅燈兩旁，亂草叢禾交錯；突然嗖嗖嗖，閃出五六個人影，夾剪式抄過來，堵截住馬氏雙雄。馬氏雙雄退路已斷，立即止步，回身迎敵。荒林中響箭過處，竟撐出兩枝火把，跟蹤又竄出六七個人影。敵人這邊倏分三面，把馬氏雙雄剪住，連那第三人影眼看也被裹在當中。敵強己弱，情見勢絀，馬氏雙雄頓時被圍。荒林中的賊黨冷然發話，意含譏諷道：「好朋友不要來了又走，我們竭誠候教，等候多時了。」

當此時，馬氏雙雄趁賊黨還未合圍，疾引那另一條黑影，一聲不響，奮力掄鞭，往外面硬闖。俞劍平張眼急看，這才看清：那另一條黑影原來是鏢師石如璋，本在古堡別路設卡，不知怎的，跑到這邊來了。又張眼往火光中望去，火把前，出現了胖瘦兩賊，手揮短兵刃，指揮左右同黨，一湧而上；看模樣，這兩個人頗像盜酋。火把照耀著，二賊酋率衆往前慢慢移動。鐵笛連吹，呼聲時起，眨眼間，從荒林兩側，陸續散漫開十一二個賊黨。光影中猶見荒林後面，人影幢幢。俞劍平暗想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！」一回頭，向胡孟剛，朱大椿等低聲說道：「胡賢弟，朱賢弟，你幾位快接應後面的人；人來齊了，再往兩面抄著上。此刻我先出去答話。」朱大椿剛張嘴，胡孟剛一把扯住俞劍平道：「那不成，大哥！……」俞劍平唉的一聲道：「二弟你糊塗！你幾位千萬給我留面子，先別出頭。」把胡孟剛的手一推，轉身一拍二弟子左夢雲道：「孩子，咱們師徒先上！」把背後劍連鞘拔下，交與左夢雲；輕輕的躡足斜行，走出數丈。距朱胡潛伏之

所已遠，這才陡然一下腰，施展太極門輕功提縱術，「蜻蜓三抄水」，嗖嗖嗖，騰身飛掠，如一縷青烟，展眼撲到戰場。二弟子左夢雲背青鋼劍，提太極棍，跟蹤繼上，也刷刷的連竄，柱棍側立在師傅的身旁。

羣賊先出來的幾個人，已經追上二馬；馬贊源馬贊潮急回身拒戰，羣賊頓時打圈圍上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又一擰身，超越到二馬跟前，厲聲喝道：「呔，朋友住手！我十二金錢俞劍平踐約來了。」此言一出，二馬大喜，忙與石如璋奮勇奔尋過來。上場羣賊應聲倏的往旁一閃，紛紛的按住兵刃，注視俞劍平；又吶的一聲，吹起一大陣胡哨。同時荒林中，也好像閉警知敵，立刻又飛起一枝響箭，放起數道旗火，散向東北西三方面射出去，分明呼援喚伏。緊跟着四面起了回聲；深夜荒郊，哨聲慘厲，倍覺驚人。緊跟着又從荒林中，葦塘後，閃出來六七個人；各面青紗帳也散散落落，零零星星，東一個，西一個，陸續閃出十餘人。轉瞬間齊赴泥塘空場；前前後後，算來足有三十多人了。鏢客這邊，俞劍平師徒而外，露面的只有馬氏雙雄，和石如璋；還有在暗中藏伏的鐵牌手胡孟剛，飛狐孟震洋，和單臂朱大樁，黃元禮；那葉良棟尚在十數丈以外。依着胡孟剛，就要奔出應援，朱大樁急急阻住。先催師姪黃元禮，邀著葉良棟，往回找下去；然後與胡孟剛各取暗器，準備緊急時馳援。低告胡孟剛道：「只教俞大哥一個人上場，最好不過。他們是混戰羣毆，你我再出現。他們出來這些人，咱們人少，先勝他一招。」胡孟剛搖頭道，「你可以埋伏在這裏，我總得出頭。」朱大樁，孟震洋再三的搖手勸住，道：「你先看一看再說，還不行麼？」鐵牌手胡孟剛只得依言伏身，偷看前面。

羣賊真個的僅只聚衆，未先動手，遠遠的把俞劍平圍住。林前火把不住的移動，胖瘦二賊酋掄兵刃上前。二馬和石如璋急立在俞劍平身後，明是讓俞劍平出頭，暗中保住後路。俞劍平昂然與敵對面，兩目炯炯，注視那火把下的二賊酋。一個年約五旬，鬚眉微灰，深目高顴；身穿灰布齊膝半短大衫，袖管肥長，高高挽起，手持一對點鋼閉穴缺。那另一個年約四十五六；身高體胖，巨額海口，滿口虬髯；身穿二藍綢短衫，手持一把鎖骨鋼鞭。俞劍平看罷，雙拳一抱，重叫了一聲：「朋友請了！我十二金錢俞劍平應召而

來，準時踐約。朋友，何必擺這個陣勢？我俞劍平只這手中劍，袖底十二金錢鏢，油鐮刀山，明知故闖；請你把你們舵主飛豹子請來，我和他話講當面。不必勞師動衆，驚動這些弟兄。」遂向四面一抱拳道：「列位兄台，我就是俞劍平。爲了俞某一桿不值半文錢的鏢旗，起動衆位辛苦，足見列位看得起我。我俞某這裏有禮了！」環向衆人作了一個羅圈揖，又突然振吭高呼道：「喂，飛豹子，請來見見！」然後拈鬚一站，更不多言，專看羣賊的施爲。

只見那瘦老人，和那胖老人，各舉兵刃向衆一擺，羣賊立刻退下去；在七八丈以外，打圍站住。瘦老人回頭向荒林瞥了一眼，這才借著火把餘光，和那胖老人上下端詳俞劍平。看罷微然一笑，兩人一齊抱拳說道：「哦，原來是十二金錢俞三勝俞鏢頭到了，失迎失迎，幸會幸會！俞鏢頭真是信人，我在下久仰英風，試發請柬，原想足下必能賞臉；果蒙不棄，惠然光臨，在下微倖之至。」那個瘦老人又嘻嘻了一聲，道：「俞鏢頭以拳劍鏢三絕技，名震江南，壓倒武林；我不才遠慕威名，甘拜下風。只是我手下這幾個小孩子，初生犢兒不怕虎，景仰過深，渴望賜教，幾次三番磨着我到江南來領教。我想這也是，不見泰山，不知山高，不到黃河，不知水大；早想領着他們來拜望，只可惜連個引見人也沒有。望門投帖，又嫌冒昧，這才胡亂的在范公堤，把俞爺的鏢旗請了過來；無非是邀駕求教的意思，並不敢冒犯虎威。好極了，這一來居然把俞大劍客邀來，這可真是我們爺們三生有幸，一萬世死了都不冤。剛才一路上也承俞大劍客連試錢鏢，迭獻身手，我們總算領略過一點了，不過還嫌不夠。既過寶山，焉肯空回？現在還請俞鏢頭你老人家，把你那傾動武林的看家本領『奇門十三劍』施展出來，教我們開開眼，給在下長長見識；然後我們一拍屁股撥頭就走。俞鏢頭的鏢旗子，我們也帶來了，回頭我在下雙手奉璧。現在預告一聲，原物保藏，絲毫沒壞！」那個胖老人也插言道：「還有那一筆鹽鏢，俞鏢頭把獨門絕技賜教之後，就手煩你把它原封帶回，咱們一了百了。本無嫌怨，豈是尋仇？無非是慕名訪藝罷了，我們又不是吃橫槊子的，俞爺千萬不要錯看了朋友。」瘦老人又接過來道：「至於飛飛豹，飛虎，飛貓，飛鼠，那倒不在話下；就慮下兩個人

這一條鞭，一對鈔子，只要你老人家肯賞臉對付對付，就很可能了；原鏢原旗一定奉還。」四面的羣賊聽至此，鬨然大笑，道：「好，俞大劍客，你嘗嘗這條鞭，這對鈔子，我們決不難爲你！」

俞劍平勃然大怒，目眦憤張，把二敵一瞪道：「哇！我俞劍平一生浪跡江湖，以禮待人，從無戲謔！你們挾技見訪，我俞某一定獻拙奉陪！你們這些人竟敢滿嘴胡言，自趨下流。呸，莫怪俞某無情了！夢雲，拿劍！」

## 第五十章 林下撈魚空煩罾網 關門捉豹浪擲金錢

左夢雲應聲一側身，俞劍平奮發武怒，伸手拔劍。噌的一聲，青鋼劍出鞘；握在掌心，右手一指對面二酋，厲聲叫陣道：「你們誰……」你們誰先來賜教這一句話，未全吐出唇邊，對面二酋應聲提起兵刃。就在這一剎那頃，俞鏢頭立身處左側六七丈外，三條敵影忽有兩條一閃。微聞聲息，嗖的一聲，似兩團黑烟捲地撲來。人未到，槍先到，兩團白影一晃，是兩條白纓素桿三稜瓦面槍，從斜側裏一上一下直挑過來；一聲不響，勢猛招疾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劍提於左手，右手正指對面之敵。這兩條三稜瓦面槍雙雙暗襲，已斜刺到肋下，上指到咽喉。俞劍平陡然一翻身，劍光一閃；刷的一聲，雪白的槍纓一晃，雪亮的兩根槍頭陡然一頓掣回。俞劍平側目旁睨，兩個青衣少年賊一高一矮，身形十分矯捷。雙雙的施展開「三十六路白猿槍」，一招擱空，未等俞劍平的青鋼劍削架邀擊，便刷的各退半步，將槍收回。那高身量的少年賊往回一坐槍。前後把一擰，往外撒招，「烏龍出洞」，先挑出一槍。那個矮小的少年賊變招爲「倦鳥穿林」，立刻也發出一槍。雙槍一個點左肩，一個扎右肋。

俞鏢頭忙把劍招勒住，「撲膝拗步」，身隨劍轉，閃過矮賊上盤的槍；「腕底翻雲」，劍鋒找那高賊槍頭；滑槍桿往外一展，劍鋒順削高賊的前把。賊人撒步抽槍，甩槍滑打；俞劍平斜身錯步，那桿白猿槍



悠的挾起一股勁風，從面前直砸過去。俞劍平左手拍劍訣，往外一展，右手劍「白鶴展翅」，截斬敵人的右膀。那矮賊的槍招又到，「烘雲托月」，「探臂刺扎」，刷刷一連兩槍。俞劍平把劍招施展開，百忙中看清了高矮二賊的槍法路數；這三十六路白猿槍，大概是北派神槍陸四的嫡派親傳。兩條槍上點眉心，下擦陰，倏扎盤肘，倏分心；上崩下砸，裏擦外滑；兩個少年賊一般快的招術，一般快的手法。合手夾擊這一口青鋼劍，不亞如蛟龍交鬥，兩條白影把俞劍平裹在當中。

長槍捲舞，短劍遮攔，以一敵雙，以短敵長；俞鏢頭從鼻孔中微微哼了一聲，喝得一聲：「好槍！」忽又「呸」的一聲道：「小小年紀，不要臉！」雙槍暗襲，太不體面；俞劍平頓時施展開四十年來苦心孤詣所得的奇門十三劍，青光一縷，上下飛騰，陡然間身劍合一，攻虛搗隙，夭矯若神龍，把兩團白影衝開。高矮兩個少年賊好生驍勇，任俞劍平劍術神奇，借攻爲守，兩條槍仍然一左一右，分從兩邊攢攻；吞，吐，封，閉，點，挑，刺，扎，不住的纏戰。展轉往來，連拆了二十餘招。十二金錢俞劍平猛撲那身高的少年賊，用一手「樵夫問路」，青光閃閃的劍鋒向面門一點。高賊疾疾撤步；俞鏢頭霍的「鶴子翻身」，回身劍斬那身矮的少年。兩敵却步，俞劍平也刷的騰身驟退。敵人槍花一轉，齊喝道：「俞大劍客怎麼想走！」雙槍一頓，併力齊追過來。

俞鏢頭把左右兩敵誘歸一路，倏的翻身，迎頭邀擊。劍招一變，「金鷄展翅」，往右一探劍，斜掃高身量的敵人；敵手才用槍往外一封；太極劍招虛實莫測，左手劍訣倏然一領劍鋒，變招爲「玉女投梭」，青鋼劍反擊向矮身賊人；劍路矯捷，迅如閃電。矮賊往後一退，高賊槍尖又已攻近身邊；俞劍平一塌身，「龍行一式」，嗖的騰身躍出兩丈外。矮賊擺槍便追，道：「休使暗器！」白猿槍直刺俞劍平的後心。俞劍平忽一側身，一個斜身繞步，身軀只半轉，劍光往下一落，「克察」一聲，矮賊的白猿槍桿斷作兩截。鐵腕一翻，鋼鋒再展，「順水推舟」，劍鋒直抹矮賊的脖項。矮賊嚇得喪胆亡魂，拚命的往旁一閃，才避過劍鋒。俞劍平左脚往外滑步，一個翻身蹀躞脚，砰的把矮賊踹倒地上。百忙中，猛聽得噠的一聲響，俞

劍平急一下腰；一件暗器遠遠打來，從頭上飛過。矮賊乘機一個「鯉魚打挺」，騰身躍起，敗走到林前。身高的賊人吃了一驚，急急的一掄槍，要使「盤打」。不料俞劍平早在伏身避箭之時，潛將一枚錢鏢拈在手中。只一捻，鏢的一聲輕嘯；敵人盤打的招術正撒出來，忽然「哎呀」一聲，那桿槍騰的飛起，直冒向天空四五丈；持槍的人一頭栽倒在地。那槍凌空下落，俞劍平趕上去，一把抄在手中。驀地聽得四周喝道：「好錢鏢！」那高身賊人倒地不能動彈，被點中要害，同伴上前救回。

十二金錢劍平迴身一聲長笑，把槍往平地一插，說聲：「俞某不才；像這樣的小孩子，何必教他過來試招？把槍拿回去吧！」忽聽得一聲怪嘯，東北一條高大的黑影，迅若飄風，猛撲過來，厲聲叫道：「姓俞的少要張狂，俺姓牛的要領教領教！……」俞劍平一側身道：「噢，朋友，你姓牛？」那高大的黑影舞動手中一對短兵刃，如一團黑烟，將次衝上前來。俞劍平把劍訣一領，就要開招。驀聽荒林前，火把下，那一胖一瘦兩個年老的賊酋，齊聲斷喝道：「咄！牛老鐵，不要擅離卡線，快到這邊來！」

就在斷喝中，那胖老人才要適步，那瘦老人擺手叫道：「我先上！」一步搶先，捧雙缺，身軀一伏，刷地騰空竄起，直如鷹隼凌雲，掠地一丈多高輕飄飄的往下一落，已竄出兩三丈以外，恰落在高大黑影的背後，和那戰敗失槍的少年面前。只見他又一揮手，命二人齊退；單腳一點地，身形復起；「燕子抄水」，早竄到俞劍平的對面。雙缺一抱，丁字步一站，身法矯健，勝似少年。俞劍平身軀微轉，雙目凝神；掌中劍封住門戶，把敵人仔細一看。相距在兩丈以內，黑影中已看出敵人身材瘦矮，頗有短鬚。賊黨中竟有這等高手，真是不可輕敵。劍尖一指，向敵人叫道：「朋友請了！你就是在雙合店，和我們朱鏢頭會面，替飛豹子頂頭的那一位吧？承你光顧，失迎之至。喂，朋友，那飛豹子是你什麼人？俞某隻身單劍，特來應邀，想不到朋友你帶這些朋友來歡迎我。哦，也有明的，也有暗的，還有打交手仗的，還有暗地裏給我一箭的！姓俞的倒不怕車輪戰，又不怕放冷箭。朋友你就來吧，只要你們面子上說得過去！」

這就算抓破臉了。俞劍平老於世故，一向措詞謙遜。獨有現在，敵人出言無狀，實在令人難忍；俞劍

平不由得針鋒相對，說出挖苦話來。瘦老人微微一笑，一亮閉穴缺，發話道：「俞大鏢頭名不虛傳，真是劍術高明。孩子們已經承你賜教，小老兒我也求你賞臉一展身手，我也好學上一招兩式。俞鏢頭請放心，我們的人多，你們的人也不少，我決不至於使車輪戰。剛才不過小孩子們沉不住氣，一見面，就發人來瘋；說實了，也不過是兩槍加一箭罷了。好在也沒傷着你老，你就不必介意了；他們年青人沒有深淺。」一擺閉穴缺，道：「是在下給你老接招。」俞劍平厲聲道：「好，隨你便！不過，……」也一亮手中劍道：「我俞劍平不才，會的是天下有名的英雄，你老兄尊姓大名？如果說着不礙口，請報個萬兒來！然後我俞劍平要憑這掌中劍，袖底鏢，向好朋友索要二十萬鹽幣。朋友，你可做得了主？」說話時，聲振林表，字字斬釘截鐵，實在恨怒已極了。

瘦老人依然嘻皮笑臉說道：「慢着，小老兒乃是無名小卒，賤名不足掛齒，由打三十年前，我早就把個姓忘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哼哼，足下不肯留名，是要啞吃啞打？我俞某却不耐煩，請你把你們的舵手飛豹子請出來，索性我們兩個對面講一講。足下不勞費心，請閃過一邊吧。」這話十足的表示蔑視。俞劍平向來不會這樣，他却是用得激將法，要誘出那個飛豹子來答話。瘦老人還是嘻皮笑臉，道：「俞鏢頭不肯賞臉賜教？這可真是笑話，俞鏢頭不怕車輪戰，怎麼在下這點玩藝，就不值承教？我好歹也比剛才我們孩子強啊。請賞臉吧，你老！」

俞鏢頭恨了一聲，咬牙切齒說道：「你這……」驀然，仰面大笑道：「你定要替你們舵手出頭？……好，我就獻醜。朋友接招！」劍尖一擺，刷的一劍。瘦老人倏一分閉穴缺，往後一退：「且慢！我還有話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既然要賜招，何必挨磨時候？你老兄手下的人還沒有湊齊麼？」瘦老人閃目四顧道：「那裏，那裏，我們的人應到的全到了。只是俞鏢頭的人未免太零散點，多耗一會，實在於你有好處。現在咱們就動手，不過咱們先講明。久仰俞鏢頭的奇門十三劍，頗得魯東太極了的祕傳；在下在這對閉穴缺，專誠要和俞鏢頭明鬥兵刃，不鬥暗器。潛使暗器的主兒，老實說，我在下不大佩服。請你把你的金錢鏢暫時

收起，你我二人可以各展兵器，各盡所學。像那麼潛扎一劍，暗拋一錢，我以為未免有失俞大劍客的身分；我們還是先過兵刃。倘然俞大劍客一定要施展你那壓倒武林的十二錢鏢，我也攔不住；咱們不妨放下兵刃，單較量暗器。南北派四十多種暗器，咱們數着樣兒較量；淨會施展自己本門的得手暗器，算不得功夫！」

俞劍平不禁又把怒焰熾起，一聲斷喝：「姓俞的不用暗器，也教你逃不出公道！不要饒舌，手下見雄！」把劍往上一舉，右手劍訣一領，「舉火燒天」，脚下不丁不八，亮開了太極門十三劍的劍式。這無名的瘦老人倏將雙劍分交兩手，身形往後一縮，說道：「就是這麼着，俞大劍客請進招！」一晃肩，嗖的挺身柔進，左手閉穴缺直點面門；俞劍平微一側臉。這本是虛招，瘦老人左手一撤，右手閉穴缺往外一穿，倏橫身，喝聲：「打！」照俞鏢頭的中盤「雲台穴」，便下重手；俞劍平倏的閃開了。胡孟剛伏在暗處，吃驚道：「這條伙也會打穴？」單臂朱大椿道：「他便閉穴缺，自然會打穴。」胡孟剛道：「我教鬼迷住了！怎麼樣，咱們上吧。」朱大椿道：「別忙。緊急的時候，俞大哥一定會打招呼哩。」

這時候，俞劍平應招發招，展青鋼劍，往下一沉。左手劍訣也往下一塌；「平沙落雁」，斜削敵人的肩臂，順斬敵人的脈門。瘦老人猛縮身形，右臂往下一撤，左腳外伸，陡然往後一滑；掄雙缺，旋身盤打雙缺挾銳風，掃打俞劍平的下盤。俞劍平走乾宮，用「拗步迴身」游過雙缺，趁勢進招。青鋼劍往右開展，「探臂刺扎」，劍尖直點瘦老人的「肩井穴」。瘦老人雙缺往回一帶，由下向上翻，猛一長身；雙缺刷的又砸打下來，直敲青鋼劍刃。俞劍平抽招換式，還劍重發；驟然一個「鴿子翻身」，雙臂「金鷄展翅」，青鋼劍下斬敵人中盤；一招分兩式，穿肋，截腰，手法迅疾。無名老人身手不凡，雙缺一分，左手閉穴缺掄下來，照青鋼劍一割，就手往外一掛。橫身進步，右手缺「仙人指路」，探穴尖，尋穴道，直奔俞劍平的「華蓋穴」。俞劍平左手劍訣一指敵人的脈門，利刃挾風，以攻為守，青鋼劍反擊敵腕。瘦老人巧滑得很，閉穴缺才發便收；撤缺頭，現缺尾，驀的一變招，照敵手兩肋上兩「太乙穴」雙點過來。這一招虛

實莫測，極其狡展。

敵招太快，劍路走空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凹腹吸胸，頓時展開了多年精修的太極門內功；脚下紋封未動，身軀竟退縮尺餘，恰恰把閉穴缺讓開。敵人這一招也用老了。俞劍平未容他收招變招，道聲：「著！」剎那頃，青鋼劍寒光一閃，「白猿獻菓」反展劍鋒，虎口向外，疾如駭電，照敵人面門劈來。瘦老人忙用雙缺。「橫架金樑」，往上一崩。俞鏢頭只把腕子往裏一合，劍翻成陰把；刷的青光再閃，銳風斜吹，從敵人右肩翻下來，截斬敵人的右肋。瘦老人雙缺已全封上去，那里撒得回來？急切間竟也走險招，不退不閃，反往前上步；雙缺一現缺尾，猛向俞劍平懷中撲來。以攻爲守，雙點「期門穴」，力量猛而招術很快。俞劍平爲勢所迫，不得不斜身側步，避敵正鋒，微微一讓身；瘦老人借勢收招，湧身只一縱，斜竄出一丈以外。這才得敵已無傷，把一手險招救了回來。

兩個人四目對視，分而復合。重整兵刃，各展所學，黑影中又拚鬥起來。却各將敵人的門路看清，改變了手法；各人封閉得很嚴，各人守多攻少，各人沈機應變，專尋敵手的破綻。瘦老人再不肯走險招，求伴勝了；心中暗想：「俞振綱果是名不虛傳！」那胖老人與其同伴，在七八丈外，扇面形打圈圍觀。齊借火把光，凝神細看俞劍平的劍招和點穴法；一面提心弔胆，替瘦老人著急。馬氏雙雄，石如璋，和俞門二弟子左夢雲，也列成人字形，釘住了後路，注視著前方；提神加意，潛護着俞劍平。

瘦老人這一對閉穴缺，精鋼打造，是核桃粗細的一對圓棒。一頭凸圓，缺尾攜着一個圓球，全長一尺八寸，專打人的穴道；運用起來，有七七四十九手招術。拳家說：「一寸長，一寸強；一寸短，一寸險。」閉穴缺欺敵進招，果然稱得起險狠。這個瘦老人與俞劍平旗鼓相當，兩不相讓，居然展轉交鬥了二十多招，未分勝負。俞劍平暗暗詫異：打穴名家歷歷可數。這人有如此硬的功夫，怎麼會側身賊黨，甘做飛豹子的副手？莫非此人就是飛豹子？怎麼相貌又太懸殊？一面打，一面猜疑，不覺的也有點胆寒。

這瘦老人力敵太極十三劍，也已識出俞劍平的劍術厲害。右手劍劍光閃爍，劍尖伸縮，竟專刺人的要

害；左手指擋著劍訣，也並不閒着。每逢閉穴缺敗敵進招，俞劍平的左手，公然在兵刃飛舞的夾縫中，探出食指中指，佯做擋劍訣的姿式，一個不留神，便照穴道點來。俞劍平的右手和左手指都是兵刃。

這瘦老人身形短瘦，却身手極快，竄高縱低，極盡綿軟巧的能事；倏前忽後，迅如飄風吹輕絮。一面打一面目閃頭搖，東張西望，好像有所窺伺，又似覓路欲逃。俞劍平近四五年輕未試劍，今日忽逢勁敵，把全身功夫展開；見招拆招，見式破式，一口劍封閉吞吐，突如神龍戲水，旋如飛鷹盤空。展轉攻拒，又鬥了十數合；俞劍平忽然一領劍鋒，一聲短嘯，展開了進手招術，太極劍連連的走起險招，俞劍平生平的特長，是「穩」「狠」「準」之外，又加上「韌」字訣，善做持久戰，功夫越大，敵人越吃虧。漸漸的瘦老人頭上見汗，微聞喘息；俞劍平已將他的雙缺閉住。劍招越裏越緊，越展越快；瘦老人漸漸的只能招架，不能還招了。

鏢客這邊，馬氏雙雄，和石如璋都看得分明；暗說：「俞家太極十三劍果然名不虛傳！」但是火把下，賊人同黨也看得分明，暗說：「怪不得姓俞的威鎮江南，這可不能栽給他！」俞劍平和瘦老人兩團黑影，忽前忽後，連續熬鬥良久。忽然聽俞劍平猛喝一聲：「著！」噉的一劍，這瘦老人刷的一閃，脚步踉蹌，往旁連退。俞劍平倏然將劍交還左手，凝身不追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承讓！」

那個瘦老人躲開了俞劍平左手指尖的點穴，却沒躲開右手劍尖的劈刺。老人的短衫，竟由肋下貼肉處，被劍尖削透了一個大洞。——還算是手下留情，俞鏢頭專為討鏢銀，不願出人命。瘦老人羞愧難當，一掄閉穴訣，再翻身重又撲過來，待拚命相爭。陡聽背後一聲暴喊：「師兄且退，讓我領教領教俞大劍客的十三劍。」刷的竄過來一團迅風；胖老人掄起手中鞭，「泰山壓頂」，照俞劍平便打。瘦老人將閉穴訣虛點一招，身軀微晃，已退出丈餘。

使鞭的胖老人急急風，三鞭連下。俞劍平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哈哈，還是車輪戰！……就是車輪戰，俞某也不懼，只要你們不嫌丟人！」口說着，手不閒，眼不睜，不管敵鞭來得兇猛；早一領劍訣，一場腰，

青光瑩瑩，劍尖「白蛇吐信」，先照胖老人的肋下「太乙穴」點來。這種招架法未免凶險，但是俞劍平只看這敵人飛身一躍，開手一鞭，便已看出這胖老人的武功，捷而不精，不如瘦老人沉着。果然胖老人急急的一斜身，回鞭一轉，趁勢下砸，照俞劍平的劍身狠狠拍下來。俞劍平並不收招，將計就計，眼看着鞭要拍到，喝一聲：「看手！」劍鋒一抬，直照敵人面門劃來；倏又一抹，下斫敵人的手腕。胖老人抽鞭急架，青鋼劍刷地掣回來。敵人鋼鞭却又舉起，砸下。俞劍平早將劍一圈，躲過鋼鞭，疾如閃電，斜劈下來。這一接觸，雙方便換了三招六式，招術迅快已極。四面藏伏的賊黨，影影綽綽的游走，那林下一對火把也往前移動。那瘦老人敗退下來，張目四望；高喝道：「老么們，努力呀，合攏後煞啊，坑子裏等啊！」那樹林中張掛的三盞紙紅燈陡然撤去，疏林中的胡哨立刻吱吱的連聲怪響。四面八方，同時也有胡哨響應起來；四面八方，黑影刷刷嗖嗖，一陣陣撥草亂竄；正北面上，飛起數道旗火。胡孟剛，孟震洋大驚，相顧道：「快上，快上！」陡然間，東南面蓬的一聲炸音，橫空飛起火箭；東南面和正南面，突然蹄聲歷落，殺聲大起。鏢客這邊不禁驚疑；賊黨那邊，瘦老人也不禁錯愕，胖老人也不禁錯愕。就在胖老人這一失神，俞劍平驟展先著，一劍擊到。

俞劍平臨敵鎮靜，四外的殺聲震野，他竟充耳如不聞；雙眸炯炯，只窺敵進招。太極十三劍上下翻飛，力戰單鞭，只十幾合，已佔上風；胖老人也鬧得遮欄多，攻取少，三招不能還上兩招。俞劍平趁敵人稍一分神，將劍驟縮驟伸，迅如蛇信，照賊人左肩胛刺去。胖老人單鞭不及招架，忙用「跨虎登山」式，往右一斜身，閃開劍尖，想要回身進招橫打。俞劍平這趨劍已臻爐火純青之候，虛實莫測，變化無窮；猛往回一撤劍，一撲身，往下殺腰，「扁踩臥牛」，碎的一脚，踏中胖老人的右膀。「嘍通！」如倒了半堵牆，摔倒地上。羣賊大驚；胖老人倏地一滾，直滾出兩三步，挺身躍起，愧不可當。俞劍平道：「收招不及，朋友你請起吧！」羣賊大怒；呼叫一聲，把扇面形的陣勢一開，十餘人中立刻先衝上來五個賊黨。馬氏雙雄大怒，罵道：「你們要臉麼？」也把人手陣一分，和石如璋，左夢雲，一齊撲上來，接應俞劍平。那

一邊鐵牌手胡孟剛，單臂朱大椿，少飛狐孟震洋，也高叫一聲；從潛伏處，如飛的奔竄出來。

馬氏雙雄和左夢雲，石如璋，恰將五賊迎住；那胡孟剛，朱大椿和孟震洋，頓被泥塘邊，草叢中，竄出來的三個賊擋住，頓時混戰起來。泥塘邊，空草場中，已有三撥人捉對兒廝殺。俞劍平雙眸一閃，見混戰之局已成；那胖瘦二老已退聚一處，指揮同黨，摔滅了火把，竟往荒林奔去。俞劍平高叫道：「喂，朋友，就這麼走嗎？趁早把你們瓢把子叫出來！」二老人一齊回身叫道：「俞大劍客，我弟兄請教過了，實在高明！你放心，不要慌，我們沒打算走。鬼門關鬥技賭鏢，還沒交待完。你有胆往這邊來，二十萬鏢銀和你那鏢旗都已預備好，你有胆快來拿。」一齊穿林奔鬼門關走去。鬼門關只在荒林後，却是土崗，荒林，泥塘，草叢交錯，地勢險惡。二賊酋撮唇吹哨，又振吭高呼：「老么們！疙疸點來了，收沙子回坑！」連喊十數聲，然後奔上來，接應同伴，一齊往林後撤退。俞劍平久涉江湖，竟聽不懂他們說的是甚麼黑話；可是聽不懂，畢竟看得明，他們似乎要走。俞劍平不由急怒，劫完鏢一藏，打敗了一跑，倒是寫意！厲聲喝道：「那里走，把青字給姓俞的留下！」青鋼劍一掄，抄到二賊前面，要把二賊截住不放。這時候，與鏢行混戰的賊黨也一齊罷戰，奪路往四面潰退下去。馬氏雙雄暫不追敵，快跑過來，喊道：「俞大哥別追，賊人有詐！」

俞劍平被二馬這一阻攔，略一遲疑却步，突覺得從斜刺裏，嗤嗤的輕響，襲來一股寒風。俞劍平喝一聲：「好！」繞步斜身，青鋼劍向外一顫，拍的一聲，一枝暗器被打落在地。跟着，吧吧的連響，東面黑影中，隱聞軋簧開箭之聲；俞劍平霍地一轉身，嗤嗤嗤，三枝弩箭如驟雨飛蝗，奔上盤，中盤，下盤，攢射過來。十二金錢俞劍平疾展身手，寶劍輕揮；第一枝箭先奔咽喉，拍的一響，已被劍刃彈飛。第二枝箭下趨兩股，箭鏃已到；俞劍平往旁一跨步，左手駢食中指，伸二指，只往下輕輕一抄；讓過箭頭，將一枝弩箭箭杆抄到手內。立刻地第三枝箭又到，直取中盤，平射心窩；俞劍平一個「鐵板橋」，單路登空，折身後仰，箭又射空。緊跟着一挺身站起；瞥見疏林中又有一條黑影，一聲不響，揚手探身刷的一下，一



枝暗器迎面打來。俞劍平怒叱道：「班門弄斧！」就用左手接取的箭一挑，把敵人的暗器挑開，約摹是鏢箭之類。俞劍平一進步，按用手箭的打法，展食指中指，箭箭尾，揚箭鏃，一振腕子，喝道：「原箭奉還！」把抄來的那枝箭，脫手甩出去。那黑影嘿的一聲，翻身逃入林中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厲聲喝道：「別走！」才待奮身追趕，背後又撲來三個敵影。

這三個敵影本與鐵牌手胡孟剛，單臂朱大椿，小飛狐孟震洋相鬥；忽聞二老賊箇口傳號令，便一齊收招後退。胡孟剛舞動雙牌，緊緊裹住不放；朱大椿的左臂刀本難抵禦；孟震洋一口利劍上下翻飛，也一點不放鬆。這三賊且戰且走，好容易衝出來，奔向疎林。俞劍平遠遠看見，把這青鋼劍交到左手，急伸手一探袖底，不意十二隻金錢鏢這時竟打完了。忙向二馬道：「馬賢弟身上有錢沒有？」二馬道：「有。」拿出兩錠銀子來。俞劍平道：「我要這個做什麼？我的錢鏢打盡了。」二馬這才明白，快抓了一把銅錢，要遞給俞劍平；俞門弟子左夢雲早奔過來，將自己的二十四隻錢鏢全數掏給師傅。俞劍平先拈三個青錢，容得三個敵影奔過來，迎頭喝一聲：「站住！」嗖的三聲輕嘯，竟在相隔四五丈以外，穿過夜影，照着飛奔的三個敵人打去。三個賊人應聲跌倒了一對。二馬不由大讚道：「俞大哥好錢鏢！」胡孟剛，朱大椿，孟震洋恰已趕來，雙牌一舉，刀劍齊揮，竟照倒地的二賊分斫下去。俞劍平，朱大椿急喝道：「捉活的！」雙牌先到，利劍後到，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夾當，那個未負傷的賊人，持一柄鋸齒刀，狂吼一聲，拚命的向雙牌單劍衝來；那倒地的二賊竟有一個先掙扎起來，趁勢伸手攙同伴。被二馬和石如璋看見，急忙奔過去，要捉活的。——不意，突然間，聽疎林對面草叢中一聲怪吼道：「一羣不知死活的傢伙，你還要捉誰？你們全落在爺們的網裏了！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隻身單劍，扼住疎林，左夢雲挺棍立在身邊；一聽吼聲，俞家師徒急急的回身。只見對面泥塘邊，草叢中，一湧身，現出八九條大漢。跟着火光浮閃，有個高大人影，率領同伴，一條線似的飛奔過來。人未到，暗器先發；一股寒風吹到胡孟剛的背後。胡孟剛把鐵牌往後一掃，噓的一聲，把一

枝鏢打飛。那高大人影趁此機會，驟如狂飈，竟從馬氏雙雄，石如璋的身畔馳過。馬氏雙雄急側身往旁略閃，掄雙鞭邀截。這八九條大漢急攻疾走，竟一衝而過。馬氏雙雄和石如璋一齊暴怒，大喝一聲，翻轉身，縱步就追。八九條大漢個個身形輕快，銳不可當；一聲呼嘯，倏然的一分，最後面三個人一錯兵刃，回身迎敵二馬一石。當頭的高大人影率三個夥伴，竟直撲奔鐵牌手胡孟剛，和朱大椿，孟震洋身旁。那高大的人影「燕子三抄水」，猛往平地竄落；人未到，兵刃先到。只聽鋼環嘩楞楞一響，一對鐵懷杖悠的一掄，劈頭照胡孟剛砸下去。

鐵牌手胡孟剛雙眸瞪視，將雙牌一展，叮噹一聲，硬碰硬，激起一團火花；才看出這使雙懷杖的高大人影，並不是當日劫鏢敗在程岳手下的那個使懷杖的粗魯少年。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，雖辨不清面貌，黑影中看出頰上亂蓬蓬，生著有如叢草的一部落腮鬚鬚；既非劫鏢在場之賊，也非店房相會之客，朱胡二人都不認得他。鐵牌手胡孟剛忙揮雙牌，與賊死戰；這賊却猛攻如瘋虎，滑門似靈狐，與鐵牌手打了個叮叮噹噹，難分難解。隨他一同闖上來的兩個同伴，一個使一對跨虎攔，一個使一對狼牙棒，雙雙的把孟震洋圍住。敵人的雙攔雙棒，圍攻孟震洋的單劍；孟震洋昂然不懼，一口劍上下翻飛。還有一個賊，運單拐單刀，獨鬥朱大椿的左臂刀。當下胡孟朱三鏢客，與衝鋒的四賊苦鬥。那一邊，二馬一石與斷後三賊相鬥；各選對手，兩下裏拚鬥不休，却中了賊人分兵救友之計。

斷後的賊黨，衝鋒的賊黨，先後與鏢客拒戰；當中還有三賊，趁這夾當，飛似的撲到核心，避敵不鬥，忙忙的把兩個負傷的同伴救起來。呼嘯一聲，與那使鋸齒刀的賊人，舞動兵刃，奪路急走；竟又忽拉的退出核心，忽拉的折奔泥塘，繞泥塘又折奔荒林土崗。與二馬一石相鬥的三賊，與朱大椿，孟震洋相打的羣賊，俱都應聲，虛幌一招退去。那高大的人影立刻也猛往前一攻，倏往後一退，向胡孟剛喝道：「呔，姓俞的，你成了落網之魚了，有胆的這邊來！」擰身一竄，也退出圈外。鐵牌手喝道：「那里走！追！」掄雙牌便趕。二馬大喝道：「呔，把腦袋留下！」也緊緊跟追。這八九條大漢且戰且招架，且往後退，俞

劍平看了明明白白。忙一挺掌中劍，喝道：「匹夫，以多爲勝，看往那裏走？」一縱步，從荒林邊搶向泥塘，攔腰橫截過來。人劍未到，暗器先發；手指一捻錢鏢，錚的一聲，照那高大人影發出一青錢。——這一粒青錢却差多了，分兩較輕，力量發飄，便不能及遠；剛剛打出三丈來遠，僅得够上賊人。只見那高大人影身形一晃，似往前一栽，忽又挺住，終於一頭竄入疎林。

俞劍平縱步要追；驀聞東南角，窸窸的一陣響，又從林邊衝出兩影。頭一條人影剛現身，掄手中長兵刃，已猛撲過來。飛掠十數步，身形乍落，往外一亮式，所持兵刃竟是一桿大槍。第二條人影緊跟着也撲過來，使得却是一對虎頭鉤。兩個人一聲不響，齊襲俞劍平身後。俞劍平奮聲怒叱，脚尖點地，「飛鳥穿林」，竄出丈餘遠。一個「金蜂戲蕊」，急擰身，寶劍往外一穿，復往回撤；左手劍訣從劍身上穿出，身形往下一矮；肩頭微動，「龍形一字」，騰的反逼到使槍賊人的面前。

這時節，使虎頭鉤的敵人也已撲到。鐵牌手胡孟剛大吼一聲，掄雙牌迎上來；雙鉤雙牌鬥在一處。十二金錢俞劍平手揮單劍，拒住賊人的大槍。槍長劍短，本來吃虧。只見那大槍一顫，奔咽喉扎來；俞劍平微微一側身，把頭一槍讓過。未容敵人變招，喝聲：「著！」「平分春色」，雙臂一分，青鋼劍疾如閃電，截斬敵腕。敵人將槍的後把一沈，前把一攔，往後一掛，槍身硬找劍身。俞劍平已認出敵手是「八母大槍」的招術，拗，沈，吞，吐，封，砸，點，扎，十分猛快。俞劍平忙用左手一領劍訣，身隨劍走，一個「旋身拗步」，青鋼劍倏然盤斬敵人的雙足。敵人忙撒步抽槍，往下一矮身，青鋼劍已走空。敵人刷地長身，前把一擰，後把一送，單臂灑槍，「烏龍出洞」；雪亮的槍尖疾如箭駛，直點俞劍平的後心。槍尖將次沾着衣衫，俞鏢頭猛然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大槍刷的擦着左肋扎過去。俞劍平立刻右腳往敵人懷中一搶，青鋼劍「烏入龍洞」，刺向敵手的小腹下陰。這一手險招間不容髮，敵手堪堪被劍點着；忙凹腹吸胸，右腕一坐勁，往左一領槍鏢，「二郎擔山」，往左一崩。噲的一聲嘯響，劍身與槍身一剗，哧的一溜火星。俞劍平微微一笑，這大槍竟未將單劍崩飛。敵手不禁喝了聲：「好劍！」忙將槍一順，噍噍噍，騰身連

縱，拖槍敗走。

俞鏢頭展目一望，才要墊步急追。突聽得嚙的一聲，忙將身勢一斂，一柄虎頭鉤飛墜到面前。循聲一看，鐵牌手胡孟剛揮鐵牌，力鬥雙鉤，連戰十餘合；敵人刷的一下，左手鉤捋住單牌，右手鉤用「捲簾鉤」，硬來剪上胡孟剛的脖頸。不防鐵牌手胡孟剛膂力特強，敵人才喝一聲：「撒手！」反被胡孟剛鐵牌一震，騰的一下，竟把左手鉤崩在半天空。胡孟剛趁勢一伏腰，雙牌一剪，右牌上斬，左牌橫切，照賊人急攻進來。賊人兵刃已失，不等鐵牌攻到，一挺身倒竄，退回一丈多遠，翻身敗入疎林之中。鐵牌手大叫：「朋友快上，不要豹鼠輩走了！」奮身掄雙牌，竟奔疎林攻去。將追到林邊，閃目四顧，自己這邊，只有俞劍平，左夢雲，單臂朱大椿，飛狐孟震洋，馬氏雙雄，馬贊源，馬贊潮，石如璋數人；不但別隊金文穆一行人沒見繞到，竟連斷後的智囊姜羽冲，也沒跟上來。荒林，泥塘，土崗，禾田，草叢，青紗帳，人影憧憧，只看見賊人一撥一撥的不時出沒。胡孟剛心頭火起，不由怨恨姜羽冲失算；有心候伴，又失追賊良機。咬牙切齒叫道：「俞大哥，快上！俞大哥，快上！」口說快上，心中暗着急，不由頭像播浪鼓似的，一面跑，一面往黑影中張望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却一點也不慌，遙見人影出沒，昂然不懼。利劍一順，向二馬一石一點手，教他弟兄助着胡孟剛；另命朱大椿，孟震洋，左夢雲，跟隨自己。喝一聲：「追！」竟飛身突入疎林。

敗下來的羣賊，越過了東面大泥塘，投奔荒林；繞林而轉，反折向西南。俞胡八人立刻跟蹤，趕過疎林。疎林之後，地勢益形險惡。東邊是一片濫泥地，與大泥塘斷續相接，塘邊蘆葦叢生，西邊是土崗，滿生荆棘，疎疎有幾行樹；崗下又是一片小泥塘。這泥塘土岡，便是所謂鬼門關。往西南是荒地；繞過荒地，折奔西北，才是古堡，羣賊且呼嘯，且退走；容得鏢客們剛剛闖進了鬼門關的正地段，隨聽土崗後一聲輕嘯，那使雙懷杖的高大賊人，與那使鋸齒刀的賊人，倏然翻身，二次過來迎戰。雙懷杖霍霍生風，將孟震洋擋住，鋸齒刀就尋鬥朱大椿。那使雙鉤的賊也翻身斷後，換了雙刀，與胡孟剛的一雙牌二番接戰，似

要報失鈎之仇，使跨虎攔的中年賊，與使懷杖的粗豪少年，竟不度德，不量力，硬來拒戰俞劍平，極力猛攻，阻攔着不讓過來。那使大槍的二賊，就顛槍挑戰馬氏雙雄；馬氏雙雄的一對單鞭上下翻飛，趕上來鬥這一對大槍。石如璋和左夢雲，一個使刀，一個使棍，也被兩個使刀的賊黨擋住，又捉對兒廝殺起來。

當下鏢客這邊八個人，賊人那邊只出來九個。還有兩個賊人，在崗後一冒頭，旋又伏下身去，土崗後立刻起了胡哨聲；同時荒林正北面，殺聲又起。衆鏢客一面衝擊，一面詫異；看情形，出戰的都像賊首，那賊首（如長衫客，如那胖瘦二老人，）都不知藏在何處，也不知弄甚麼詭計去了。二馬且鬥且呼：「俞大哥咱們人全到了麼？」二馬本來專管布卡子，監視古堡賊巢；二更以後，眼睜睜看見人影歷落，從古堡西南小村出現；一直跟蹤到這裏，在荒林下救了石如璋。石如璋本與聶秉常，梁孛生，也管一道卡子，却被人誘入荒林；他自己落了單，中計遭擒，被捆在樹下。直到俞胡踐約到來，才被二馬解救。當此時，各路鏢客各有所遇；獨有松江三傑的動靜，至今還未露頭。姜羽冲，奎金牛這兩撥大隊，更一個沒見。馬氏雙雄很着急，力戰中不暇探問，又忍不住不問，大聲叫着：「俞大哥，智囊那裏去了？奎金牛那裏去了？咱們人來多少？」俞劍平不肯明答，更不肯指名呼姓的叫，只大聲說道：「二弟，三弟，放下心，只管往前衝，人全來了！」說話時手並不閒，眼並不瞬，掌中劍更翻翻滾滾，上下刺擊。忽斷喝一聲道：「倒！」使跨虎雙攔的賊人猛往旁一竄，閃了閃，喊聲：「風緊！」踉蹌抽身逃去。那使雙懷杖的粗豪少年嚇了一跳，也刷的往後一退，雙懷杖一併，揚手打出一鏢。俞劍平微側身，伸左手把鏢抄住，喝道：「好！」只手一揚，停鏢未發，賈勇直衝到羣賊的背後；便要率領弟子左夢雲，偕搶土崗，斷賊後路。

却未容俞劍平撲到，土岡上如飛的縱出三人；身形往下一落，正是那一胖一瘦的兩個年老賊酋。另外一個通身黑色夜衣的賊黨，如飛鳥似的輕飄飄往前一竄，阻在俞劍平對面，道：「俞鏢頭，在下後學晚進，今日幸會，我要請教！」羣賊或傲慢無禮，或冷誚無情，惟獨此人出語敦厚，聽口音似是遼東冀北之人。俞劍平細一打量，這個人面如重棗，巨目濃眉；抱一對鑲牙鐵狼穿，神益氣壯，頗現威稜。俞劍平心

中一動，利劍一提，雙拳一抱，道：「請教不敢當，俞某特來應召獻拙，諸位有本領的只管請。：兄台和飛豹子是怎麼稱呼？」說出這話，雙目炯炯，照應着四面。竟不出所料，嗖的一聲，那胖老人猛然一個「雲裏翻身」，刷的跳下高崗；腳還未沾地，單鞭早發出招來。口中叫道：「俞大劍客豈是你末學後進，招架得來的？」這條單鞭隨着身形話聲，「泰山壓頂」，照俞劍平當頭襲下。俞劍平霍地一閃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呸！」奇門十三劍一展「玉女投梭」，身軀一探，閃鞭還劍。胖老人往左一縱步，呵呵一笑道：「俞大劍客恕我無禮，不要介意。我是要請教請教你的眼神！」霍地又退回來，叫道：「夥計，你上！」那使鎗鐵狼牙穿的赤面漢子這才一拱手，尊一聲：「請發招！」亮開了架式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面向胖老人，伴笑道：「看你們都出甚麼相？我今天一定要向你們討一個水落石出，你們就挨個兒全上！」把利劍一展，索性不多問，再接再厲，就要發招。忽然聽「哎呀」一聲叫，側面噹的一響；跟着嗖嗖，接連聽得人蹤飛竄。俞劍平側目急看，孟震洋已將那使雙懷杖的粗豪少年打敗；馬氏雙雄揮動雙鞭，把對手那一對大槍，也戰得拖槍敗走。只有石如璋，竟敵不住那把鋸齒刀，險些被削斷手指。胡孟剛雙牌一掄，連忙拋敵馳救，和鋸齒刀戰在一處。那使雙鈎換雙刀的賊人，却又從側面夾攻胡孟剛。孟震洋忙又翻身揮劍，截住了鋸齒刀。馬氏雙雄騰出身子來，雙鞭一揮，竟不窮追敵人，反奔來保住俞劍平的后路和側面。朱大椿的左臂刀，左夢雲的太極棍，各遇勁敵，尚在力戰。石如璋輪招抱慚，陡轉恚怒；忙一亮手中兵刃，仍來掩擊鋸齒刀，誓報那一削之仇。於是鏢客和賊黨展眼間又變換了對手。

這時候從後面青紗帳內，忽然馳來兩條黑影。斜穿空場，剛剛奔到大泥塘邊；忽又從泥塘葦叢旁，鑽出一條人影，口中連打呼哨，揚手發出來一道火光。那兩條人影微微一停，竟奔這一條人影撲去；瞬息間兩影與一影鬥在一處，俞胡等百忙中偷眼一看，到底看不清誰是敵，誰是友。胡孟剛忙喊道：「喂，十二金錢今天一定要見個起落！」這句話就像是一句暗號；那雙影立刻答了腔，正是鏢客黃元禮，歐聯奎。兩人揮刀振吭，連忙報名，無形中就是告訴援兵已經馳到。那知這一報名，那泥塘邊的單影也喊了幾聲；立

刻從西邊又鑽出來兩三條人影，竟把歐黃二人圍住。二人被圍，也忙忙的大聲呼喊；這一喊，後面又奔來兩條人影。於是在大泥塘邊，雙方又有一小撥人混戰起來。鏢客這邊摸不清賊人是怎樣的布置；正如賊人那邊，也摸不清鏢客這邊究竟來了多少人。

當下俞劍平在土岡前，與赤紅臉使鑽鐵狼牙穿的大漢，各展身手，鬪在一處。這赤面大漢來勢頗疾，奮身進步，狼牙穿一分，身形陡展；「流星趕月」，雙穿一點面門一點胸。俞劍平沈機應變，以逸待勞，未從攻敵，先要看看敵人的身手；劍隨身轉，閃展騰挪，連讓三招，已看清了敵人路數。赤面大漢這對鑽鐵狼牙穿，大概是滄洲洪四把北派真傳。這時雙穿第四招又到，「飛雲掣電」，左手穿直截下盤，右手穿翻身反臂斜砸，悠悠的挾起兩股疾風。俞劍平微微側閃，左脚往外一滑；用太極劍「行功盤步」，「烏龍攪海」，身形快似飄風，剎那間敵人雙穿走空。來勢過猛，右手鑽鐵穿無法收招，吧達的一聲，砸在地上；寒光掠閃，俞鏢頭的劍鋒已到。赤面大漢努力往前聳身，僅得逃開這一劍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哂然一笑，翻身獻劍；刷的身劍俱進，「金針度線」，直刺敵人後心。赤面大漢覺得背後的劍風已到，忙往左一上步，「怪蟒翻身」，雙穿並舉，往劍脊上狠砸去。俞鏢頭喝一聲：「好！」青鋼劍刷的一沈，往回一撤；劍光閃處，反從雙穿上面翻過來，劃點敵手的脈門。敵手往後一仰頭，振雙穿想往上崩，那里來得及？俞劍平猛喝道：「着！」「反臂刺扎」，連環劍點胸膛，劃雙肩，刷的攻到；賊人一幌身，閃避略遲，嗤的一下，劍鋒掠肩頭過去。夜行衣被劃破了三四寸，肩頭上頓時火刺刺的一陣疼痛，皮破血流，一縱身，面紅耳赤，翻身敗走。

胖瘦二賊箇登高瞭敵，見俞劍平劍光揮霍，同伴不敵；兩人知會一聲，連忙增援。那瘦老人收起閉穴訣，換了一對鷄爪雙鏢，先由土岡竄下來。正值赤面大漢負傷敗走，俞劍平仗劍要追；瘦老人大叫道：「俞鏢頭少逞威風！你可曉得你已經到了鬼門關，你還不知死活麼？」一陣風的撲到，讓過同黨，重來接戰。俞劍平踐約遇伏，追敵論戰，連交六次手，連勝八個敵；自是內功堅韌，氣力悠長，僅不過頭上見汗，

手心發熱罷了。見瘦賊重上，恨恨罵道：「你少要張狂！你歇够了再來？我倒要看看這鬼門關，是誰的死地！」青鋼劍電掣星馳般，向瘦老人直攻。這二番接戰，俞劍平痛恨賊黨無理無情，劍招狠猛；第一招「金盤獻鯉」，劍點敵人咽喉。瘦老人立刻往左斜身，雙鏢一翻，照劍上就滑。俞劍平抽招換式，往下一場身，劍又翻回；左脚原地不動，右腳往後撤半步，劍訣一領，「整肘刺扎」，復又攻出去。

忽然間，那胖老人高踞土崗，高聲喊道：「亮開了啊，沙子來了。眼看就到！」不知他喊甚麼意思。俞劍平傲然不顧，手中劍一緊，仍然力攻瘦老人的鷄爪雙鏢。鷄爪雙鏢，扎，刺，挑，壓，點，鎖，攔，拿，運用開來，專奪敵人的兵刃；瘦老人還想借這利刃，尅制住俞劍平的單劍。可是俞劍平劍術精湛，見招拆招，見式破式，任何敵刃都能應付。那胖老人一看不行，忽又喊道：「魚上網了，够尺寸了。收啊，撤！」口說着撤，一翻身，也撲下土崗，要來雙戰俞劍平。鐵脾手胡孟剛，單臂朱大椿，以及馬氏雙雄，一齊恚怒，各拋敵人，奔來應援。和胡孟剛對敵的賊黨，功夫竟不弱；胡孟剛一時撤不出身。和朱大椿動手的賊，却漸漸的招架不了這單臂鏢客的左手刀；被朱大椿揮刀一掃，騰起右腿來，把賊踢倒在地；急忙的抽身趕過來。胖老人的鎖骨鋼鞭正要掩擊俞劍平的後背；俞劍平霍地一撤身，翻劍迎敵。瘦老人一擺雙鏢，照俞劍平右肋便掙。朱大椿恰巧截過來，左臂刀一揮，喝道：「呔！相好的，姓朱的不失信，今天會會你這假豹！」左臂刀頓時和雙鏢戰在一處。穿花般交鬥，也只走了三五招，五七招，賊人鼓噪一聲，倏然抽身，一撥重往荒林走，一撥搶奔土崗；衆鏢客分身急趕，俞劍平一頓足，越衆當先。

這土崗是一道斜坡，高有兩丈多；崗上有羊腸小道。兩旁雜草亂生，不利步行；右邊陡起，左邊傾斜，滑下去便是個濫泥塘。泥塘深陷，污水半塘，濫泥沒頂；鬼門關的命名，便由於此。俞劍平相了相地勢，施展太極輕身飛縱術，脚尖點地，飛縱到土岡下；一個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，騰身掠上土岡。左腳一點實地，右腳跟蹤邁上。還未容落腳，突然從崗上三四尺高的叢草中竄起一人，暴喊一聲：「擋駕！」悠的當頭砸下一條桿棒。斜刺裏更刷的一響，飛出黑忽忽一物，跟着又湧出一條人影。當此時，俞劍平身形



半懸，迎面的敵人兵刃驟下，側面敵人的暗器又來；不能閃躲，不能招架。俞劍平一身是胆，全副輕功，倏往後一仰身；那桿棒當頭下砸，直撲到面門，緊隨俞劍平仰翻的身形下落，銳風已撲到鼻端，暗器也正到來。俞劍平生死呼吸，潛運內功，左腳用力，往外一登；刷的頭下腳上，翻下崗來。「雲裏翻身」，又向上一翻；懸空躲着泥塘，倒栽下去。賊人的桿棒碰到土崗上，賊人的暗器打到空中，落在斜坡上。

俞劍平翩然下墜，距地六七尺。下盤往下一沈，雙臂往上一抖；「金蟾戲浪」，硬將身形拔起，輕飄飄雙足落在土崗下，斜坡上。危急中，腰部一疊勁，才挺身亮式；土崗上暗襲的賊人早一抖桿棒，腳一頓，掠空騰起，跟蹤下竄。人未到，桿棒先到；乘危趕招，間不容髮，又照俞劍平當頭趕砸下來。俞劍平刷的一竄，倒退出兩丈以外。若不是一身輕功，兩棒一鏢，不死必傷。那使桿棒的賊又撲登的一棒，實實落落打在地上；只一抖，收回來，冷笑道：「好功夫，來的定是俞大劍客了，名不虛傳！」一聲未了，桿棒又起；陡聽得懸空喝道：「名不虛傳，呸，姓俞的，你可知三熊要吃臭魚麼？」刷的兩縷寒風射下，兩條黑影從草叢中鑽出來。難爲這三個賊人，竟在這矮矮的三四尺高的亂草中，蟄伏了很久。——這三賊正是遼東「一豹三熊」的三熊。

雙鏢破空打到；俞劍平驟遇狙擊，心神不亂，一伏身讓過暗器，反撲上來。大喝道：「呸，朋友，多謝你們當頭一棒，迎門三鏢；盛情怎能不答？你們報個萬兒來！」未容敵人回話，決意復仇；雙眸炯炯，只一瞥，看出此賊提桿棒，穿黑夜行衣，長身闊肩，像是壯年。青鋼劍立刻往上進招，「金針度線」，「抽撤連環」，刷刷刷，連環三式，點咽喉，刺左肋，掃肩胸，掛兩臂；未等餘賊趕到，照這長身黑衣賊，「眨眼三劍」。黑衣長身賊抖桿棒，崩拿封架，連拆三招。同時那兩條黑影右行數步，閃開泥塘，一縱步，也跳下土崗。左邊這個人，掄鋸齒刀，斜肩帶臂，照俞劍平就砍。右邊那個人，仗一口寶劍，劍訣一指，照俞劍平就扎。那長身黑衣賊，桿棒一揮，照俞劍平就打。霎時間，奪崗未成，又被這遼東三熊包圍。十二金錢不由怒焰灼胸：「與賊何仇何恨，竟這等牽纏毒辣！」展開了太極奇門十三劍，狠鬥三賊。仗身法輕

靈，神劍合一；鋸齒刀先砍到，疾往外一旋身，刀先劈空。俞劍平劍鋒往回一展，「白鶴亮翅」，反削使刀的賊；賊人閃身竄開。俞劍平劍尖一轉，截擊使劍賊人的手腕；使劍賊人急忙收招。俞劍平輕輕一閃身，又躲開桿棒；利劍順手一削，使桿棒的賊人往後急退。

俞劍平以單劍力抗三敵，敵刃長短軟硬不同；立刻展開了疾攻速決的戰法，反倒欺敵進步，搶到使劍賊人面前。使劍賊人側身進劍，照俞劍平咽喉扎去；俞劍平以攻爲守，一伏腰，青鋼劍，「葉底偷桃」，穿着賊人劍底，反扎右肋。賊人身手倒也勇捷，「霸王卸甲」，往下撲身，三尺青鋒掠頂而過。那賊人的桿棒又復攻到，「蛟龍擺尾」，刷的奔下盤纏打過來。俞劍平脚尖點地，騰身斜竄起一丈多高；往下一落，急回身，劍光一掠，左手劍訣一指，斷喝道：「小賊！」刷地數劍力猛招沉。使桿棒的賊人失聲一吼，斜身旁栽，連竄數步，撲的爬在地上；他那兩個同伴竟沒有看清劍傷何處。兩個賊一刀一劍，慌忙截住俞劍平。不料俞劍平竟拋敵不顧，惡狠狠揮劍繞倒地賊人跟前，喝一聲：「拿過首級來！」眼見他伏身探步，劍刃竟取賊人後項；二賊大驚，雙雙奔來相救。陡聽得鏗的一聲，俞劍平霍地一翻身；二賊急閃，哎呀一聲，兩個人跌倒一對。俞劍平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小年紀，活得不容易！許你傷害俞某，俞某不許傷害你。：哥三個，留下兩個，回去一個吧，把你們豹子叫來見我。」仗劍撲到中鏢倒地的二賊面前，喝道：「你們兩個不用走了。……夢雲過來，碼上這兩個！」

那使桿棒的賊人帶傷躍起，竄出數步；一回眸，看見兩個同伴倒地不能起，眼看就要被擒，不由驚憤。大呼道：「姓俞的，你不用假慈悲！……哥們快來！」一揚手，倏飛起一溜火光，振吭大喊了幾聲。左夢雲提棍趕到。要捆二賊；却不道土崗後矮草中，賊人還有埋伏。頓時湧現出兩撥人，由兩個黑衣漢各率一撥，如飛的堵截過來。胖瘦二老人也翻身率衆復回；賊黨三五成羣，竟有四五撥抄到。一陣暗器雨過處，把俞氏師徒裹在當中，把別的鏢客也隔成三堆，受傷的二賊頓被救起。鏢客未闖土崗，反陷入埋伏陣。羣賊一齊鼓噪，那土崗上驀地又現一條高大黑影；厲聲叫道：「姓俞的，你成了甕中之鼈，網中之魚了！你

還想捉人麼？姓俞的……」幫賊也應聲齊喊：「網中魚」，「網中魚」，叫個不休。

衆鏢客十分震動，賊人果然另有詭計。四顧強敵足有四十多人，自己這邊不過十來個人，而且被圍成三堆。衆鏢客又驚又怒，道：「跟他拚哪！怪不得狗賊們且戰且走，黑角落還埋伏着人哩！」各擺兵刃，就要拚鬥；十二金錢劍平冷笑，高呼：「衆位不要慌！……魚在這裡，看你們怎麼捉？……夢雲，放箭！」碎的一聲，飛起一道藍光。陡然聽土崗側面，遠遠的一陣暴喊道：「飛豹子，別得意。你只知道網中魚，你可知道坑中豹麼？相好的，你也落到陷阱裏了！」

（卷十終）

